

史  
靖  
著

# 聞 一 多 的 道 路

生  
活  
叢  
書

生  
活  
書  
店  
發  
行

---

---



生活叢書

很久以來，我們深感讀者界亟需一套叢書，這叢書所包含的範圍極廣，或為供給實際知識的，或為助長生活趣味的，但是該知識並不是枯燥的讀本，興趣味也絕非無聊甚至有害。世界上儘有許多實際的智識為有系統的著述所不載，生活中也總有時需要一點消遣性而又是有益的讀物。凡適合這標準的，無論傳記、軼事、游記、結談、生活常識、科學知識、珍聞、史話、筆記、書簡、日記……都將收入，使成為人人可讀的一套叢書。這就是「生活叢書」所希望做到的。

---

---

生活叢書

# 聞一多的道路

史靖一著

生活書店發行



聞一多先生

夫初念爾之莫不與也  
 川止才且之莫不與也  
 南山止教不與不拜也  
 莫母止教不與不拜也

充官四下初度

民國三十三年十月開一書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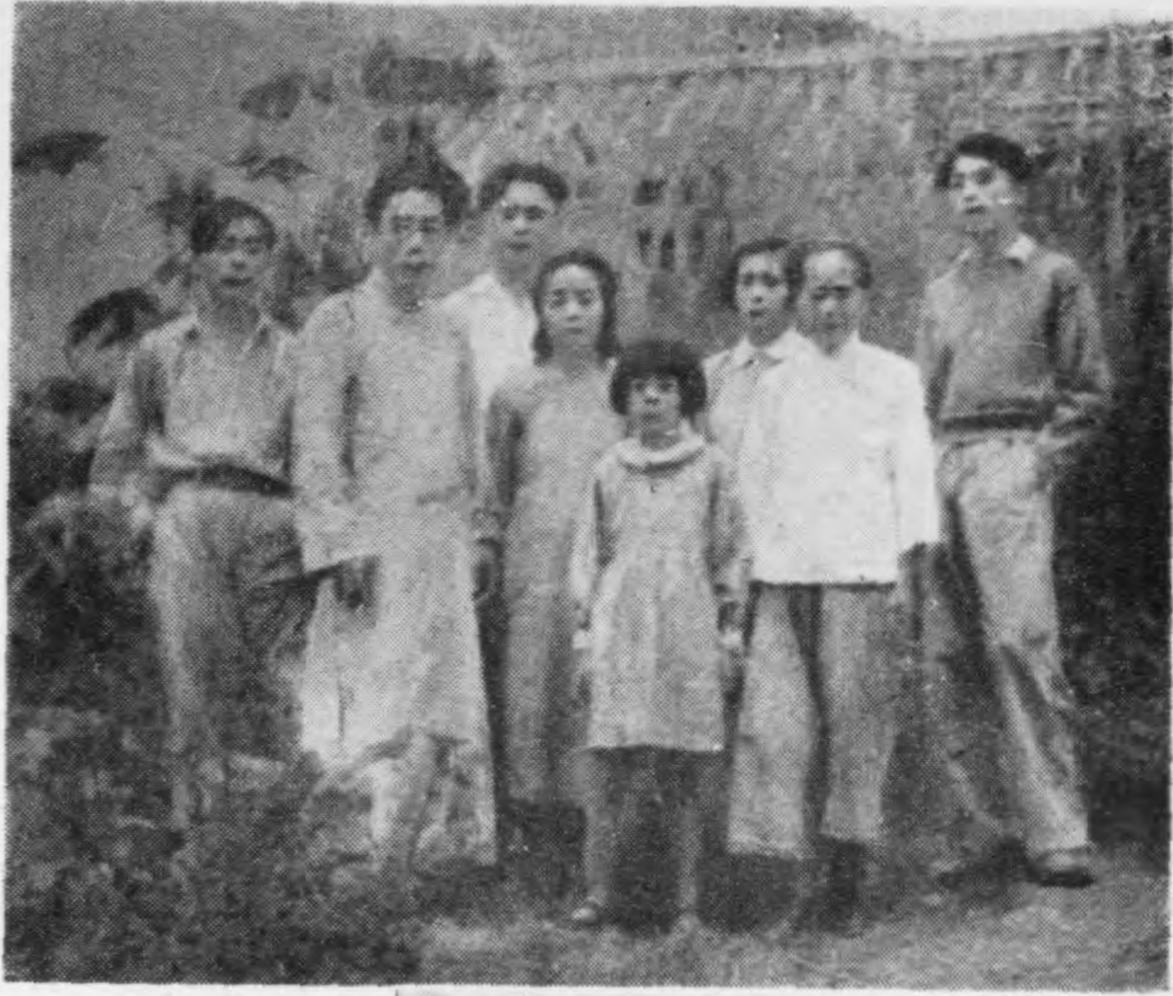
出演的“野原”加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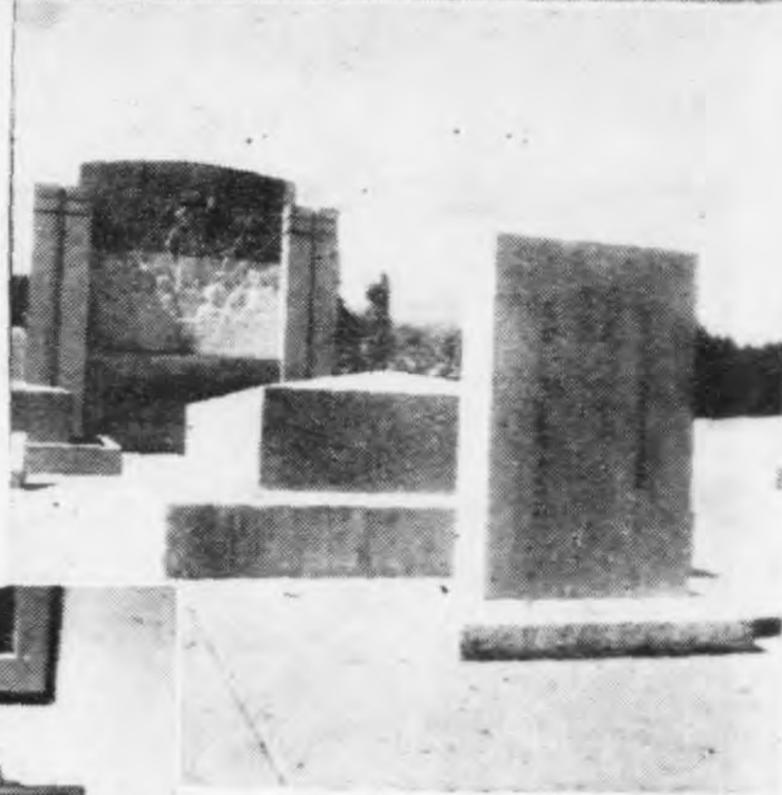
代時生學



業工手的生先聞



聞先生及其家屬



(中園校大聯在)場冠衣



骨  
灰

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血跡，再繼續前進，並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個糊塗的人都清醒起來，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每一個疲倦的人都振作起來，而每一個反動者戰慄的倒下去！

——聞一多

## 序

一多先生以身殉民主之後的第九個月，他的學生史靖寫了這本書，標題作『聞一多的道路』。

作者不但是傳主的學生，而且還是同鄉，還沾有一點親戚關係。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倉坡聯大宿舍的幾年，經常來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講會、座談會、討論會，作者無不在場。這本書的寫作材料是可信的，除了作者目擊的許多事實以外，一部份取材於『人民英烈』一書中關於紀念一多先生的專文，另一部份則得之於一多夫人和她的子女，以及家駒先生的口述。

這本書正如書名所提示，刻畫出光輝萬丈的民主戰士的一生。

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青年時代是新月派新詩人，中年時代是舊經典的

研究學者，晚年成爲青年所愛戴，昂頭作獅子吼的民主戰士。

就一般庸俗的說法，在日常生活方面，一多先生的一生可以說是沒有遭受到什麼拂逆的境遇，出生於故家，就學於當時貴族化的清華學校，到美國留學，回國後當教授，還兼任過教務長院長系主任一大堆職務。往的地方是幽雅沉靜的北平，風光明麗的青島，交通中心的武漢，和貴人滿街的南京，終年是春天的昆明。他講究吃，也講究住，從來不知道有窮困，更不用說飢餓。即使是在昆明這九年吧，前幾年物價未大漲，生活着實過得去，後幾年是拮据了，艱難了，衣服破，鞋子爛，菜裏不見油水，孩子們都營養不良，可是這也是教書人這時期的通常現象，除了別開生徑，會做一點買賣，或者經常飛重慶見大官的一些名流之外，又有誰不是如此過日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大家一樣過，雖然從來沒有當作這境況是應該的，合理的，却也沒有憤恨這現象是個別的，特殊的。而且，正當大家日子過得困難的時候，他學會了刻圖章的手藝，還兼着一個中學的課。後來中學不教了，圖章已經出了名，每天刻一個就不愁買菜錢，平均計算，收入等於大半個

教授，假如不是人口衆多，也算過得去了。作者在書中特別指出這一點，說明一多先生最後走上道路，也就是中國人民所應該走的唯一道路，純是出於思想上的自覺，決不是像一些別有用心份子那樣，誣賴他是從個人的生活出發。

其次，就思想的發展而說，在幼年，家長專制的家庭中，一言一動都被束縛壓制，老年人認爲一切傳統的都是對的，好的，教育子女的方法也不例外，孩子的想法却正好相反，過了二十年，在外國學會的一套，更從理論上得到證明。他不但堅決的反對家長制，從兒女身上來報復，相反地他是最慈愛的父親，最體貼的丈夫。推而廣之，他痛恨教育上社會上政治上的家長作風。舊話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其實，父母往往是『不是的』。一個肯尊重自己的人，決不會說出『天王聖明』的話。

在清華受教育的時代，他參加了五四運動：正和一些五四英雄相反，他沒有冒充擠入打趙家樓的行列，老實承認那一天留在學校作文書工作。也沒有抵賴說和這一運動無干，坦然自白曾經跑過籠套。從這一身親其事的偉大日子中，他認

識了民主與科學，更明白了敵人的醜惡面目。當然，他從來也沒有像一些英雄們那樣，一輩子利用不盡這一日子的資本。

在美國，開頭學的是美術，雖然沒有學到家，却指引他走上愛美的道路，寫新詩講究格律聲韻，住屋子講究光線色彩，到晚年有一次還和我談起幾十年來的書面裝幀，一本本的批評，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很在行中肯。有時還替同院的太太畫龍，作刺繡的圖案，甚至刻圖章也還是當年學畫立的根基，因為用鉛筆畫圖章底子，和幾個字的位置搭配和結構都得要適合于美的標準。中年從寫新詩轉到研究舊詩，唐詩楚辭的研究是從愛美出發的，從詩文轉到甲骨金石文字，而神話而圖騰，也還是一條線索。

和學美術相反，一多先生在晚年最不满意他自己所受的教育；清華學校是美國式的，美國，片面的，壟斷的，閉塞聰明的教育，享樂的，自私的，排它的教育，這十幾年，太寶貴的十幾年，他在懊恨，假如在另一情況之下，在另一國度？他在嘆息以美國作藍本的中國大學教育，是教人學會了一些皮毛，更重要的

是教人努力隔絕了另外一些，忘記了無視了抹煞了另外一些。沒有選擇，只是填鴨子！他大聲疾呼，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他號召青年人掉過頭來自己選擇。

他的死，我們知道，死於美國的鎗彈！美國的鎗彈結束了一個美國教育出來的叛逆學生，是現實的諷刺？是邏輯的必然？

結婚以後，回國以後，由於舊家庭的無知，由於傳統的重男輕女的惡習，愛女夭折，使他精神上受了絕大打擊。到晚年，在昆明鄉村中，在聯大附近環城馬路上，成天看見病兵，傷兵，死兵，也看見了農民如何過日子，如何在被剝削，被奴役，被拉夫拉兵，『三吏』『三別』印證在腦海中。他明白了，不只女孩子沒有被當作人，所有窮人都沒有被當作人！在美國，爲了洗衣華僑的被侮辱，作了洗衣歌，他懂得勞動的意義，現在他更懂得了女人和窮人存在的意義了！在寫洗衣歌時，也只是孤立地看窮人，喊出了被侮辱者的呼聲，而現在，他已經懂得一個女孩子的死，和無數農民的死，決不是一個家庭或一個地方的問題，而是整個的社會問題，整個的政治問題，是天賦人權的被剝奪，是人民政權的被篡竊，

是家長制度的流毒，是宗法觀念在作祟，這一切都是醜惡的，骯髒的，得要好好的洗，徹底的洗。他從有字的洗衣歌寫出了一首無字的洗衣歌，勇敢地勤勞地爲新中國作洗衣人。

作者相對地指出一多先生思想的轉變，是由於他認識了問題，接近並且生活在人民中。

讀完了這本書的初稿和第二稿，我願意以介紹這本書於想瞭解一多先生一生經歷的朋友。附帶的提出兩點補充。

第一就表面來看，一多先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多變的，大概是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吧，在朋友家談天，羅隆基先生笑着指一多先生說：『一多是善變的，變得快，也變的猛，現在是第三變了，將來第四變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樣子？』一多先生也大笑說：『變定了，我已經上了路，摸索了幾十年才成形，定了心，再也不會變了！』其實，從歷史的看法來說，一多先生也可以說並沒有變。如上文所說，他一生在追求美，不止是形式上的美，而是精神上的美，真和善。他痛恨虛偽，勇

於接受批評，有真性情，有血氣，有骨格，敢寫，敢說，不做好不放手。早年搞新詩是爲了美，中年弄文學也是爲了美，晚年努力於民主運動也是爲了美。追求的方式是有變化的，目標却從來沒有變。

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美，只有民主才是至美的顯現。

第二，青年人常歌頌一多先生是他們的導師，其實這句話是錯的，至少是應該修正的，事實上應該說青年人是一多先生的導師，他自己如此承認，我也如此看法。他晚年所得於青年人的和青年人所得於他的同樣多。他從青年人得到熱情，得到活力，得到支持，甚至於得到他從前所被閉塞所隔絕的智識，他開始讀魯迅全集，讀海上述林，讀田間，艾青和瑪雅可夫斯基的詩，讀聯共黨史，新民主主義，論聯合政府，也讀列寧簡史。他生活在青年中，向青年學習，他愛護，教育，指導青年，成爲青年所熱愛的老青年，他將永遠活在青年的記憶中。

他走上了青年人所支持他走的道路，也替青年人開闢了奠定了道路。

吳晗 三月三十日於清華園



# 目次

吳序	(一)
一 嚴父	(一)
二 清華園	(七)
三 海外	(一六)
四 死水	(二六)
五 浪跡	(三六)
六 懷舊與研古	(四七)
七 沒有憂愁的生活	(五五)
八 流轉	(六三)
九 初到昆明	(七四)

一〇	忍耐，等待·····	(六五)
一一	否定過去·····	(六五)
一二	轉變·····	(一〇六)
一三	為民主而工作·····	(一三三)
一四	為和平而奮鬥·····	(一三六)
一五	殉道的決心·····	(一五五)
一六	永遠活在人民心裏·····	(一五五)

## 一 嚴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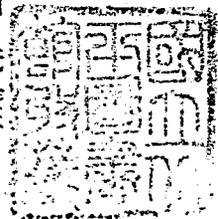
湖北浠水境內，一個小三角洲上，巴河連接着長江。這河并不寬闊，祇是在漲水的季節，河水直向長江奔流，才顯得相當浩蕩。

肥沃，富庶，是三角洲一般的景象，湖廣是漁米之鄉，尤為豐饒。遠在近代交通工具還未應用以前，巴河的居民靠着長江里的帆船早和幾個大的都市有了聯系，而使他們在多少年前已文風蔚然，有清一代會出過不少的『達官貴人』。

這裡，就是聞一多先生的故鄉。

由於祖先的積蓄經營，聞先生的家族在這裡擁有相當多的田地和房屋。那是一個聚族而居的大家族，舊時代所謂書香門第，世家望族，所以在鄂東一帶，提起巴河聞家，很少有人說不知道。

聞先生誕生於一八九九年。在面湖傍靠松林壽古老房屋中，有他的伯叔孀



母，有衆多的姊妹弟兄，還有他的父親——一位清朝的秀才，和勤勞的、具有潔癖的慈母。父輩們都是拘謹嚴肅的長者，雖然已經分了炊煙，而一套傳統的生活態度、教育方法是相同的。

時代逐漸改變，他們的思想見解一切如故，堅持着家長的尊嚴，父權高於一切。四書五經主宰着他們的言行，維護家族的光榮是他們神聖的責任，督促兒孫上進成了他們終身的任務。

一多先生的父親，在四位長者之中尤其精幹，清癯而精神矍鑠，辛勤不息，持家自奉都極儉樸，衣飾既禁華麗，飲食亦復簡單。對舊學的研究相當專精，對傳統的禮儀規律有極深的愛好，而且身體力行，還毫不放鬆地要求隔了一代的孫輩也如此。他深居簡出，不苟言笑，因此在家人心目中是很可敬畏的。

老人自己承擔了一多先生兄弟的教育，要把五個兒子都規範在傳統的準則里面。當聞先生出生不久，千年不變的科舉被『維新』所廢棄，但科舉的內容仍爲老人所看重，詩辭歌賦仍然是必修的功課，八股對策仍然被當作考核進步的方

法。聞老先生始終相信人不能忘本，這些才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怎麼可以任意廢棄？所以一直到了七十歲的高齡，還在堅持一貫的信仰，四書五經被指定為孫輩在家必讀的書，而且親自講解，嚴格督促，書寫背誦一如三家村塾，機械式的管理尤其磨滅了兒童的活潑天真與不同的個性，逼得孩子們叫苦連天。當他晚年移居到武昌水陸街的巨宅中，每天清晨午後在孩子們上學之前和散學之後，都必需做完規定的工作，才准許休息。

老人自己的謹嚴成了教後輩做人的標準，他所希望於兒孫的就是循規蹈矩的少年老成。沒有縱情的歡笑，不准高聲的叫唱，子孫們被束縛得充滿了埋怨，不僅不能反抗，也少有發抒意見的機會。這樣就在年青一代人的心中埋藏下反抗的意識，埋藏下對這一套教育方式的憎恨。

老人似乎始終生活在自己的時代里，生活在自己觀念的領域里，他看見世界在變，看見子孫們一個個長大，自己也由中年而至於衰老了，一切都在變，但老人變不了他自己的思想，變不了他自己的信仰，他始終相信傳統家法的正確。孩

子們都安靜規矩地在他的面前，他便欣慰自己的成功——他所執行的教育方法的成功。

然而，老人實際上是失敗了，那脫離了時代的標準，在孫輩身上幾乎完全發生相反的成果，從束縛積壓里成長起來的年青一代，大半做了反傳統的叛徒，也有少數走向另一個極端，但同樣地是老人所不希望的。

聞先生的童年就是受的這種教育，從兄弟或親戚都不免抱怨和怠惰，他却很習慣於那種環境，很安分地遵從着父親的訓示，而且自動地勤勉用功，差不多手不釋卷，整日都留戀在書齋，極少同那些同輩在一起嘻笑，極少去做老人所不喜歡的舉動。因此，在上輩人的眼光中，他是最受稱讚的一個聰敏懂事的兒子，這自然在同輩中要引起嫉妒，而遭受奚落譏諷，他雖然有時不免在別人的面前感到寂寞，但他酷愛書本，也就容易忘掉寂寞，他喜歡安靜，也就管不了別人的奚落諷刺。

一多先生，真的就這樣地接受了嚴父的管教，被規範成一個老成少年，拘謹

書生，也養成了一種淡泊寧靜的態度，一直從舊書齋走到象牙之塔，同時也承繼了聞老先生的辛勤節儉的美德。

他從這教育中培植了好學的興趣，打好了舊學的基礎，得到了聞老先生成功的喜悅，却失去了自己，失去了自己的個性，失去了孩子們應有的活潑爽朗，特別是失去了自己以外的一切東西——除了書本與家庭他沒有看到或想到別的。可是，一個人終於要發現自己，一個人的個性終於要活過來的。調換一個環境之後，拘謹的書生成了浪漫的詩人，老成的少年成了時代的歌手。

他從心底迸發出激動的感情，迸發出最值得珍貴的正義感，他從心底表現了坦白直率，誠懇與無私的態度。

他投身到學術的研究中，又擺脫了書獃子的氣息；他從傳統中成長起來，終於鄙棄了傳統；他從舊書齋中摸索，終於走到現實中來。

他一向生活在人民之上，聞老先生爲他安排的道路，是不自覺的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別人的苦痛上，他却終於回到人民中去，分担着別人的苦痛。

聞老先生的希望在他身上開花而終於幻滅

聞老先生爲他塑造的童年雖然有着很大的規範力，聞老先生教育的影響雖然深刻，但隨着童年的消逝，一切都逐漸改變。

而潛伏着的反抗意識，一旦因個性的發現而被揭開，他便整個地否定了過去，否定了童年的教育的影響，進而否定了明哲保身的信仰和聞老先生所堅持的傳統。

## 二 清華園

十三歲是一多先生的第二段道路的開始。本來十三歲通常是童年的終結，但對於聞先生來說，十三歲不僅使他告別了童年，也使他告別了故鄉，告別了頑固的家庭，使他剛剛剪去細長的辮子便從長江去到當時的京都，開始清華園的生活。

從那遼遠的華中跑到北京，多少是帶點偶然的意味。而這點偶然却常是決定了一個人的命運。

一九一一年年初，聞老先生在省城——武昌——的報上看見清華留美預備學校招生的消息，一點靈機打動了他老人家，便趕忙回到家鄉決定送兒子應考，這位正對廢科舉與學校抱憾的老人，已經遠見到這個機會依然是士大夫的子弟們上進的階梯，所以雖然在固陋的鄉村議論中，毅然作了如上的決定。

考試順利地通過。聞先生多少年來被稱讚和被妒嫉的文才，在考試時又得到

主考官的欣賞，不僅錄取，而且成爲清華園里著名的「文人」。這種光榮的獲得，給他一個最大的安慰和鼓勵。聞老先生的朋友高老先生看重這位有爲的少  
年，在世交之外又結成親家，把他的女兒孝貞女士許配給一多先生。他就這樣帶  
着榮譽和興奮來開始新的生活。

來到清華園里，過的是完全和家庭不同的生活。從各地聚攏的少年青年，各  
人都帶着不同的家世和習慣，鄉村的孩子不免感到茫然。對那生疏的環境雖然不  
慣，但自己的好奇和嚴父的督促，逐漸使他適應了新的生活，而且自幼勤奮用功  
的習性，更得到充分發揮的機會。他儘管已改換了生活的外表，而內心則依然保  
持着農村孩子的樸實切實的本色，依然繼續着他在舊書齋里的態度。

新鮮的教材和異國的語文，佔據了他大部分學習的時間，却也在這時候一種  
新東西浸潤他單純的思想，那就是梁任公諸先生的文章，和文章里所發揮介紹的  
主張。『政治』這個名辭初次出現在他的腦中，他用着一種崇拜的心情，有很大

的時間傾倒於梁任公的文章思想之前。然而這些始終不過是點啓發，縈繞着一多先生的還是課業和課業所能給他的希望。

課業中除了關於國學的講授，幾乎都是爲了遊美的準備，因此英語是每天最主要的學習工作。在三十年前古老的北京，清華園差不多已經美化，生活習慣也都在力求符合美國的標準，思想的訓練也是盡量灌輸美國的文化。鄉村里的孩子雖然極力遵從着學校的教導，內心里則是充滿抑鬱的。

畢竟是英語的功績，聞先生直接接近了西洋的著作，他終於在西洋的文學作品中發現了新的世界，新的生命，也是在西洋的文學作品中，他看見了美麗的遠景，有希望的前途和有趣味的的生活。於是他把他的聰敏所節餘的時間，完全移注在文學的研讀上。文學中的真美善爲他孕育着一顆更純潔的心靈，他崇拜着一種抽象的美，追求着真理與至善。也就跟着文學的興趣，他看見了西洋的美術，西洋的音樂，樸質純潔的心靈又被塗上一層羅曼蒂克的色彩。

這原是一個很有根底的少年文人，從梁任公們的文章里已經吸收了不少新的

作風，雖然還是剛受西洋文化的洗禮，早堅定了他的信念——他要從固有的詩文中跑到西方的園地，這就決定了他以後學習的對象。

清華園平躺在北京的西郊，背後是曾經最富麗宏大的圓明園的遺址，不遠的地方有寬暢的昆明湖，有適宜高度的山村——設計精美的頤和園與萬壽山，雖然在當年很難有欣賞觀遊的方便；但遙遙的憑望也夠令人神往。園內的小溪板橋，宏偉的大樓和幽靜的池塘，處處都充滿了寧靜，都為他們安排着舒適。來自全國各地的年輕人，分享着侵略者吐回的脂膏——一種譏諷的優待；和外國人相處祇感到謙和，祇看見一種保姆式的愛。

聞先生不覺在這種外表與內容極不諧和的園中度過了青春，從一個少年長成青年。

將近十年的光陰，一種有計劃的訓練鑄成了一個人的思想，把一切事情都看得和自己的前途一樣有希望，一樣樂觀。那寬暢舒適的園子縮小了天地，單純化了讀書以外的現實。聞先生矇矓的意識里也不知不覺地受了這種影響。

十年的生活雖然平靜，也不免會發生波動。清華園的圍牆儘管高厚，怎麼攔得住『世俗』的聲音？青年的正義感是強烈的，而況那十年間動盪得厲害。歐州一場大戰，專制的沙皇垮了台，政權居然落到勞農手里；中國國內鬧二次革命，北京城里死了個做皇帝夢的，後繼者還是公然反對人民，公然賣國，——於是，想想巴黎和會對祖國的侮辱，看看軍閥官僚的奴顏婢膝，一種知識分子的理智和熱情產生了行動，這就是五四運動。當時清華園一部分的同學固然在計較遊美的機會是否會因參加這個運動而受妨礙，或者在懷疑觀望，但醜惡的現實使聞先生抑制不住自己的悲憤，他在許多人還猶豫不決的時候，深夜里在飯廳的門上貼了一首滿江紅的詞——長久埋藏在一個年青生命里的熱力，在『新民叢報』和『新青年』所介紹鼓吹的思潮里，發生了作用。但他畢竟是個書生，唯一的武器就是他的筆桿，爲了對帝國主義和賣國賊們展開鬥爭，他用着古典的文學，傾吐了他心中的憂鬱和控訴，號召同學們響應時代的要求。

這行動在清華園里像一塊石頭投到深靜的古井。波幅雖然不大，總算有了震動。學校當局固然是措手不及，同學們也爲之驚訝。第二天清晨，飯廳門前擠滿了人，都凝着視線，都在沉思，聞先生抑着心跳，緊張地注視着讀者臉上的變化，憂鬱逐漸變成喜悅。

學生自治會承担了新的工作。由於聞先生的文章和服務的熱忱，像他在死前被選担任那些繁重的工作一樣，他當選爲清華學校學生會的書記，除了擬寫各種宣言傳單和標語，還同樣地分担了組織宣傳的職務。最緊張的那幾天，他真是廢寢忘食。後來經過一段長時間的遺忘而再被憶起的時候，他雖然有些感慨五四人物的升沉，却堅決把那段生活認爲『在清華最有意義的日子』。

五四運動發展到最高峯，清華的隊伍也會合了城內的學生們參加示威遊行，英勇地和賣國軍閥對壘。這時候，聞先生正在自治會的辦公室里加緊地做他的書記工作，絞着腦汁認真地恭整地寫出一行行的楷字，計劃着準備着明天的宣傳材

料。可是在清涼的北平五月天里，他突然感到焦急，好像有一種預感使他不安。隊伍零星地回來了，他跳躍着去迎接親愛的同伴，當他發現同伴們疲倦的身體上除了泥土還有憲警給他們的創傷的時候，他沉默地走開，眼淚從他純潔的心靈中流出，他覺得慚愧，他沒有參加偉大的行列而『苟安』在校園里，這種『苟安』自然爲同學們所體諒，大家安慰他，因爲他的工作意義並不渺小。但在聞先生的心里却始終引爲遺憾，直到二十五年以後，他站在另一代的青年前面追憶往事，還覺得不安。因爲他相信『衝鋒陷陣站在最前綫的戰士，才是最英勇的人』，而他自己的工作『是最容易被貪生怕死的人作逃避責任的藉口』，所以他慚愧而從不誇耀自己的貢獻。

高潮慢慢低落了，一切逐漸恢復平靜，清華園照舊響着它的鐘聲，依然具有支配許多青年的魔力，但清華園的『主人』也有了新的警惕，他已經看出學生們並不是每個都很『規矩』，都很『聽話』。因此，他趁着大家又重新埋頭到書本的時候，準備清算那些『不規矩』、『不聽話』的份子，在最有效果的方面來懲戒

不守園規的學生。這樣，和聞先生一樣的人都爲學校當局特別注意。

時間悄悄地過去，駛往美國的輪船又要運送一批新的留學生出國。這是一九二一年，該輪到聞先生這班了。忽然頒佈了一個意外的命令，對於這一班學生在正常的考試完畢之後，還要加一次特別的考試，理由既不充足，顯然當局是別有用心。反抗起來了，大家反對學校這件措施，堅決地聯合起來不參加這種帶着歧視和侮辱性的考試。

這又是一次戰鬥，這戰鬥在考驗那一班青年的人格，在考驗一個人究竟對於威武富貴的脅誘能有多少抵當，所以這雖然是一件意外的不合理的措施，却在這反應上看出了一個人的骨氣。果然，學校當局一點也不退讓，更大的威脅來了，誰反對就開除誰，全體反對就全體開除。這自然不過是種威脅而已，熟悉了清華情況的人都會明白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麼能因一次考試而開除教育了十年的學生呢？大家對於這濫用權威的人祇感到可笑，而自己的團結更加強了。但是在這個小圈子里也足夠代表統治者的慣技了，威脅既不成功，便繼之以利誘。新的

辦法公佈了：凡向學校表示悔過者就仍然可以立刻保送出國，至於那些『不守規矩』的，倘再執迷不悟，便留級一年，以示警戒，而這還是姑念其長時間的受教，不忍遽爾犧牲其前途！

這一年比之過去十年算得了什麼，而況這一年的懲罰已經表示了團體力量的勝利，悔過的辦法不過是一種分化的陰謀，祇要信任團體的力量，更多的勝利一樣可以得到。然而啊，人類之中却往往就有這種人物，爲了一己的打算可以出賣團體的利益，爲了一點眼前的小利可以遺棄更重要的道義。誘惑終於分化了反對考試的團體，因爲要早一點達到進清華園的目的，一部分人動搖了，悔過書開始出現在學校當局的辦公桌上。這一件事劃分了人格的高低，劃分了義利的分野。聞先生是始終站在反對者的陣綫上的，雖然誘惑遊說在打擾他，雖然家庭有信來指責他，但這些都沒有改變他，他寧願繼續停留在清華園，他鄙視那不擇手段所換來的立刻出洋。歷史似乎一點也不冤枉人，當年呈遞悔過書的首領於今已是無恥的要人，那許多接受處罰而不願沾污人格的反對者，有的已成爲開明的學者，

有的是爭取民主和平的領袖，而如聞先生，則更是有始有終，爲人民而獻出了他的生命。

事情終於決定了，在一部分自私的人離開了清華園後，聞先生等懷着沉痛的心情，但也是足以驕傲的心情，繼續生活在已經熟悉的地方。他們爲後來的弟兄們開闢了一條戰鬥的道路。他們雖然受了冤曲，却并不埋怨，因爲他們犧牲的不過是短促的一年（況且這一年在國內并不是白費），而換來的乃是完整的人格——這給他們以自慰和鼓勵，並且更融和了這許多共患難者的友情，使他們以後不僅在學術上共同努力，在民主運動中也成爲忠實的同志。

在第二年春天，聞先生結束了他在國內學習的階段。他立刻收拾起行裝，回到久別的家鄉。在平漢路上他從車箱里看見華北平原的豐饒，他嗅到祖國大地的氣息，更感到祖國的可愛。在家中他完成了一件聖潔的任務，和高女士舉行了婚禮。他的夫人是湖北女師的高材生，也是一位接受了新文化洗禮的女性。雖然兩個人不會有過直接的來往，但彼此的熱愛并不爲那傳統的隔離所阻擾，他對於上

一代人包辦的婚姻感到滿意，她對於她的伴侶也滿懷着敬愛。

從五四以後的標準來說，這樣的婚姻多少是帶着賭博的意味，但聞先生瞭解他自己的時代，新的風習還沒有正式形成。他用着真心去熱愛一個人，他就得到了別人的熱愛。

### 三 海外

在度過短短的蜜月之後，聞先生抑着依戀，開始了遊美的旅程。這時候，故鄉、愛妻和對異國的遐想在他心中交織着。那曾經打動過他的美麗的遠景，有希望的前途和有趣味的的生活，又更熾熱的燃燒着他的信念，在大的興奮和愉快之上，加濃了羅曼蒂克的顏色。

聞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美洲大陸上分手，先在科拉多州研究文學，然後又走進新興的芝加哥大學，把興趣集中在藝術和繪畫上。這時候他還是帶着固有的詩文遺產跑到另一個文化的領域中，他比較，他探掘。慢慢地他從西洋的古典文藝學習到浪漫主義，他瞭解了許多不同的派別，他熟悉了許多作家的生活。他在西洋藝術的宮庭里漫遊，看到了崇高的意境，看到了充滿生命力的彫刻，看到了珍貴的壁畫。他也常常出現在音樂與歌劇的表演場所，那動人的節奏，複雜的音

調，和集文學藝術之精華的偉大場面，都在聞先生的心上刻劃了很深的印象，他雖然興奮，也不免頹傷！——什麼四千年的文明古國，在別人面前顯得多麼單調枯燥啊！

聞先生浸沉在新鮮而有生氣的文化里，傳統所累積給他的拘謹再也不能對他發生效力了。他檢閱了西方的歷史。他從中古的黑暗里更看出中國的落伍。中國啊，應該進步呀！應該從傳統的束縛里解放呀！他想起二十四年的生命不過是場幻夢，多少東西在壓縮着他啊！現在他從另一個境域里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是自己的主人，難言的狂歡，終於在詩歌里找到了歌唱，在浪漫主義的巨潮中尋覓着歸宿，他成了唯美派的詩人。充沛的創作力寫成了有名的『紅燭』詩集，雖然遠在海外，却和國內年青的作家常有來往，那時候創造社的才華作風正壓倒了文壇，一多先生把他的詩集交託給創造社主將郭沫若先生，在泰東書局出版，然并未因此染上左傾的色彩。

常常在思念祖國的前途，他想起自己所努力的部門多麼貧乏。新文學運動才

興起不久，舊勢力依然深厚，在理論鬭爭的相持局面下，最好的進攻武器是創作的成績。假如在新的陣營里產生了有價值的創作，新的固得到鼓舞，舊的也就易於消滅。所以在縱情的欣賞外，還得有準備。他抑下了焦急，向更深遠的方面發掘了。

正在對新的懷着希望，對舊的憎厭的時候，使他對於中國社會的積習在另一事件上增加了抱憾——在遼遠的異國，他非常懷念新婚的妻子，懷念那位剛受過新的洗禮的姑娘立刻又被家庭的樊籠所拘束，他覺得太疚歉，便不時用文字來傾訴心中的愛戀，用文字作遙遠的慰藉，然而這種西洋人士的美德在中國傳統的標準中竟變成越軌和多餘的事情，父親拆閱並沒收了所有的信件，讓兩個年青人長遠地陷於期待和憶念之中。

在美國大約半年多，那新婚的結晶已經來到人間。想一想啊，心中正對家庭和社會感到悵惘的時候，假如能立刻知道這個消息該是多麼興奮？可是聞先生不會得到這突然的驚喜，祇在好久以後，從父親的來信結尾上，才看到生了個女兒

的話。一多先生懊惱了，他完全明白這是重男輕女的表現，假如他的夫人所生的不是女孩而是男孩，父親的態度便絕不會那樣冷淡。他哀憐這個初生的女孩，更就妻子的健康，對於傳統社會的憎恨也就更深了。

同樣的憂鬱又加重給他。就在他的身旁，其實也就是他自己，他發現種族之間的歧視，白人對於有色人種充滿了輕視和侮辱，在衣食住行和許多社交的場合，美國人充分地表現了自大和狂傲。中國的僑胞在美國多半做苦工，雖然對於美國的開發會有不可抹煞的貢獻，而依舊被人輕視。聞先生儘管大半的時間消磨在研讀，消磨在對西方文化的探求，却終於在美艷的背後發現了醜惡的現實，不平和同情之念遂油然而興起，於是選擇了一個最顯著的對象，發洩了詩人的情感——他這樣寫着：

洗衣是美國華僑最普通的職業，因此留學生常常被人問道：「你的爸爸是洗衣裳的嗎？」許多人忍受不了這侮辱。然而洗衣的職業確乎含着一點神祕的意義，至少我曾經這麼想過。作洗衣歌：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要洗要熨得平！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慾火的灰……

你們家裏的一切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銅是那樣的臭，血是那樣的腥，

髒了的東西你不能不洗，

洗過了的東西還是得髒，

你忍耐的人們理它不理？

替他們洗，替他們洗！

你說洗衣的買賣太賤，

肯下賤的只有唐人不成？

你們的牧師他告訴我說：

耶穌的爸爸做木匠出身，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

胰子白水要不出花頭來，

洗衣裳原比不上造軍艦。

我也說道有什麼大出息——

流一身血汗洗別人的汗！

「你們肯幹？你們肯幹？」

「去年來一滴思鄉的淚。

半夜三更一盞洗衣的燈……

下賤不下賤你們不要管，

看那裏不乾淨那裏不平，

問支那人，問支那人。

我洗得淨悲哀的濕手帕，

我洗得白罪惡的黑汗衣，

貪心的油膩和怒火的灰，

你們家裏一切的髒東西，

交給我洗，交給我洗。

(一件，兩件，三件)

洗衣要洗乾淨！

(四件，五件，六件)

熨衣要熨得平。

洗衣華僑的遭遇，在聞先生的內心里留下一個深刻的印象。他深深地為一種

矛盾所困擾，那就是整個民族的被侮辱知少數知識份子的被尊重。他看見先後的同學們在某些方面勉強從美國人那里分潤了一點平等，可是他也看見更多數的同胞在身旁受苦，整個的國家被人歧視。這矛盾困擾着他，民族主義情緒又在他心中激動，這一點激動，使他歸國後曾經和當年還在不公開狀態中的國家社會黨人，有過一些聯繫，一度還曾任教於上海的政治大學。

在留美的期間，這位詩人的心情極爲複雜，他不僅僅有上文提到的矛盾，同樣地如前所述，對於文化的比較也充滿崇拜喜悅和保留的態度，聞先生似乎真正爲浪漫思潮所浸沒了，但對於祖國的一切，也依然有許多留戀，最簡單的比如飲食，他不喜歡西方的烹調，同樣在衣著上他也不慣。這位西洋浪漫派的詩人，保留着不少中國詩人瀟灑的風趣，他喜歡長袍布履的爽適和隨意，中國的衣著沒有西裝的拘謹，所以他很少添裝新衣，一回到祖國便披上長衫。

西方和東方生活的差異，聞先生還是選擇了東方，他在五年的學習後，重新回到祖國，展開了他以後二十多年的工作。

## 四 死水

一九二五年，正是中國大革命的風暴快要來到的時候，聞先生自海外欣然歸來。

在民主的社會里生活了幾年（雖然資本主義的民主依然有許多不幸的人民，但比起中國，最少在形式上是好多了），加上他的出身和清華園的影響，他看出來的人生總是好的多於壞的，光明的多於黑暗的。而且這時候聞先生還是個將近三十歲的青年，在一條平坦的大道上走完了學習的路程，總不免有些少年得志不可一世的氣概。

他在繁華的上海耽擱不久，就一直回到故鄉，回到自己的家園，那里有他的父母兄弟，有他新婚不久就別離了的妻子，還有他不會見過的女兒，已經能說能走了。

他在家里，常常把自己的詩篇講解或朗讀給女兒聽，那聰敏的孩子竟也爲她父親的聲音所感動，或者凝視着父親的表情而顯出一種驚人的領悟。這使他對於人生增加了許多憧憬和希望。

不久，他決定接受北京藝專的聘請，担任教務長的職務，附帶兼一點北大的功課，便帶着家眷首途了。

這時，被稱爲新月派的人物已慢慢齊全（其中一部分是同道去美的朋友）。他們雖然分散在南北各地，却很快的異軍突起地出現在中國的文化界。有的開創了一個文藝的方向，有的則在文化的其他部門里有所貢獻。

這一批年青的詩人，文學家，科學工作者，政論家，他們回到祖國，這個重視資歷，崇拜權威的祖國，很難表現自己的抱負與成績。他們開創了『新月書店』，出版了他們自己的著作和翻譯。後來的人在估價這批人物的時候，大半爲新月派在文學上的光芒所吸引，不免忽視了他們另一部分的貢獻。雖然整個的他們，無論在作風上在理論上都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他們在中國文化運動上所起

的作用也不容一概抹煞。他們以年青的姿態與已有地位的出版商人競爭的精神，殊可欽佩，只是他們一到成名之後不久也就鬆懈了。

新月派的詩人，大都是出身於世家子弟，在傳統文人的積習上留着許多西洋文化浸潤的痕跡。他們在兩個文化的接觸中，徘徊於矛盾之間。是歷史，也是環境，把他們的思想 and 作品局限在很小的圈子內，歌頌浪漫，談論一些玄妙的哲理。聞先生自然也免不了那樣的作風；所不同者，早期的教育使他的字里行間依然保持着樸實的語言和謹嚴的風格，不像徐志摩等那樣喜歡賣弄才華與風流。這在他的『死水』集中可以看出，在他對徐志摩之死的冷淡態度上也可以證明。

提到『死水』的寫作，那是一九二五年的時候。軍閥專橫，政治腐敗；至於藝術，一向被視為小玩意兒，不值得看重的。教育經費沒有保障，服務教育的人的生活也成了問題，聞先生為此甚至不得不把家眷送回故鄉。他那時候的心情的抑鬱和失望，不僅是個人事業的，也是對於整個中國的。所以他說：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

驟着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那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遇見的是噩夢，那裏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夢掛着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迫八面的風，

我問，拳頭撞着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你在我心裏。

是的，他「總問不出消息」，而相反的，北京是更加腐敗了，南方也仍在紛擾中，流氓土匪統制了中國，到處散播罪惡而毫無顧忌。聞先生雖然哭號追詢，

得到的却不適是場「掛在懸崖」上的「噩夢」。因此，他終於用了一種假想的也是諷諷的詩句寫成了「死水」，對當年失望的局面表示了他的憤慨。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索性潑你的腥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徽茵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笑一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敲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從『死水』中盡情地表現了他的失望，把一溝絕望的死水，『讓給醜惡來開墾』，自己則浸沉在詩歌藝術的欣賞里，去追尋『美的所在』。（誰能想像就因

爲這一點放任，讓魔鬼和黑暗密佈了中國，終致吞食了『死水』的作者。）而在文字以外，也充分地可以見出他的抑鬱，那時候他喜歡黑色，『死水』的裝幀是他自己設計的，漆黑的封面上燙着金字；他的書房四壁也多被蒙上黑色，又喜歡時常移動改變房中的佈置。據聞先生自己的解釋，喜歡改變書房的佈置是爲了新鮮，至於爲什麼喜歡黑色呢？他沒有回答。但是我們瞭解那個時代正是中國十分黑暗和動亂的時代，這位有良心的詩人，自然對現狀不滿，他就用死水象徵了那個時代，也用最沉重的顏色表示了他的心情，這是一種譏諷的略帶浪漫的姿態映照着當年的政局；而他追求新鮮的意念，僅能從方丈之間得到表現，真是何等的悲哀！

『死水』的價值和它所代表的意義還在於藝術上的造詣。『死水』的出版爲新詩也是爲新文藝奠下了穩固的基石。在許多人都對尙未脫盡舊詩詞音節意境的胡適們的白話詩不滿，和對太戈爾影響下的小詩不滿，甚至因而懷疑到新詩的存在和前途的時候，『死水』和他先前的『紅燭』，以及長詩『奇蹟』的出現，是有

着重大意義的。在『死水』里，他融會了西洋詩文的精粹，滲合了中國詩人的情感，獨創一格，而提倡規律，努力於新詩形式的探求和嘗試，影響了當時和後來不少的詩人和整個的詩壇。

『死水』等於是聞先生對於現實所抱態度的宣言，它既獲得驚人的成功，便更使他留戀詩歌藝術的宮庭。不過這種故意的去隔離現實，對於年青的一多先生終究是件非常苦痛的事情，他儘管停留在象牙之塔里，對於象牙之塔以外的事情總不能不關切，所以軍閥混戰的炮火，遍地災黎的呻吟，依然使他觸目驚心。他又猶豫了——真的把世界交給醜惡去開墾嗎？不行，那太殘忍了。怎麼辦呢？他心中就交織着鬥爭，而抑不住『心跳』的告訴我們：

這燈光，這燈光漂白了的四壁；

這賢良的棹椅，朋友似的親密；

這古書的紙香一陣陣的襲來；

要好的茶杯貞女一般的潔白；

受哺的小兒嗷呷在母親懷裏，  
好聲報道我大兒康健的消息……；  
這神祕的靜夜，這渾圓的和平，  
我喉嚨裏顫動着感謝的歌聲。  
但是歌聲又馬上變成了咒詛，  
靜夜！我不能受你的賄賂。  
誰希罕你這牆內尺方的和平！  
我的世界還有更遼闊的邊境。  
這四牆既隔不斷戰爭的喧囂，  
你有什麼方法禁止我的心跳？  
最好是讓這口裏塞滿了沙泥，  
如其它只會唱着個人的休戚！  
最好是讓這頭顱給田鼠掘洞，  
讓這一團血肉也去餵着屍蟲，  
如果只是爲了一盃酒，一本詩，

靜夜裏鐘擺搖來的一片閒適，  
就聽不見了你們四鄰的呻吟，  
看不見寡婦孤兒抖頭的身影，  
戰壕裏的痠擊，瘋人敲着病榻，  
和各種慘劇在生活的磨子下，  
幸福！我如今不能受你的私賄，  
我的世界不在這尺方的牆內。  
聽，又是一陣砲聲，死神在咆哮。  
靜夜！你如何能禁止我的心跳？

他的世界的確不應該在『尺方之內』，究竟在那里呢？他懷着心跳到各處尋找。他希望能有一個『奇蹟』出現，供養他靈魂的飢餓。所以他說：

我等，我不抱怨，祇靜候着

一個奇蹟的來臨。

等什麼呢？

我祇要一個明白的字，舍利子似的閃著  
寶光；我要的是整個的，正面的美。

和

一刹那的永恆——一陣異香，最神祕的

霜靜，最渾圓的和平……

多玄妙的奇蹟呵，那兒去找呢？似乎不在這個世上。他決定要離開北京了，雖然被神祕的思念所縈繞，却還有年青的生命和年青的活力，想試一試。因此這位詩人，藝術家，懷抱着祖國新生的熱烈期望，接受了革命的招喚。就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一多先生應鄧演達先生的邀約，參加了武漢政府的總政治部，擔任藝術股股長。他提起了無比的熱情，把精力投入革命的洪流，親自繪製了不少反軍閥的宣傳畫和巨大的壁畫。他崇拜中山先生的思想和政策，便用着藝術家虔敬的心靈描繪了中山先生的遺像，以供萬千人的瞻仰。

革命的工作是一種緊張的鬪爭，況且當時政治情勢又那麼複雜微妙，無疑

地，一個既在舊書齋也在象牙塔里生活慣了的人，很難適應它。因而，他在那個革命里也找不到所祈求着的奇蹟，不過一月的光景，聞先生不慣軍中的生活，便辭去了職務，離開了革命的隊伍，恢復他原來的生活方式，去等待奇蹟的來臨。

就在武漢的黃金時代，還沒有臨到四·一二政變發生的時候，他沿着長江而下，去到江南。

## 五 浪跡

聞先生在大江南北優遊，在好幾座學府里成爲最受愛戴的教授。他在國家社會主義黨爲背景的上海政治大學任教，這并非他特別有興趣於這黨派，主要的是因爲朋友的邀約，他們要集合一批年青的學者在中國的學術上獨樹一幟。顧名思義，政治大學的目的在於訓練政治的人才，作爲詩人的一多先生，他既無心於政治，便無法久留在這種性質的學校。他走了，這學校的命運不久也結束了。雖然這學校造就了一批從政和組黨的學生，可是這批自願『畢業爲中國民主奮鬥』的吃政治飯的人，終於在光明快來到的時候，向黑暗投降了，而且是投降在聞先生爲民主殉難以後不久的日子裡！

江南的風景，金陵的勝跡，使聞先生停留在南京，擔任中央大學外文系的主

任。他有許多計劃。在中大的任務不單教授西洋的文學，還要介紹新文學給渴求知識的青年。他在好些所謂國學大師把持的中大文學院里，樹起了新文學的大旗，無疑地要引起不滿，甚至要受圍攻，但是這位外國文學系的主任對於國學也有着很深的造詣。真金不怕火，他毫無恐懼的站立在國粹派的中間，對於那些死抱着桐城古文之類的文人隱忍了難言的憎惡，這也就激動了他後來回到故紙堆中的心願。他不僅要從敵對的方向用創作打擊頑固的文人，還要從敵人的陣綫里去暴露它的弱點，暴露它的醜陋。一九四三年的五四晚會上，也就是他積極起來爲民主奮鬥之前不久，在年青人的前面會道出了心願，他說：『抱殘守缺的文人，最喜歡嚇唬青年：你們懂什麼？你們明白古籍的精華嗎？是的，年青人是不懂的，但是我可有資格說我是懂的，我可以批判這些古董。……所以我也研究古東西的，但我不是爲了研究而研究的，我是爲了要發現他的弊病醜陋而研究的，這樣我就可以和你們大家裏應外合來打倒他。』

這段話的力量是強大的，足見他準備了十幾年了。至於那個時候，他對於

缺乏朝氣的南京已不再感到新鮮，便接受了桑梓之約。一九二八年回到湖北在武漢大學担任文學院長，他在新興的華中學府盡力希望培植一塊新文學的園地；并且兼任了武昌藝專的校董，播種了一點藝術的種子。就在故鄉的隣近，他安居下來。武大的環境也很不錯，在郊外離武昌不遠，湖光山色和一幢幢的建築，自成單位而且非常優美，於今也是武漢的風景區了。然而這些後來的建設，聞先生來不及一一享受，就離開了。

離開武漢，從鄉誼道義來講，自然有些遺憾，但在當年武大校內似乎也很缺少研究的空氣，這使聞先生不免茫然。他數一數自己的生命，已經溜走了三十多年，在學術上的貢獻還不能站穩，不免有些着急。其實那時候他已經回到國學的研究，已經有不少有價值的發現，不過還沒有成熟，還沒有成爲體系罷了。

聞先生又來到北方，他在山東大學，青島大學消磨了一段比較長的時間，也是在這時期他幫助了幾位青年的作家，自己則更穩定了新文學的成就，而對新

詩的前途更充滿了有希望的信念。他的確做到了以成績來駁斥反對者的諾言，讓頑固的人不得不收斂起狂傲荒謬。

雖然對新詩還具有熱愛，却已經少寫新詩。他已經從外國文學的領域回到中國文學，在幽靜的青島大學里，雖然還講英詩，主要的興趣却已經轉移到唐詩的研究。就在這兩種不同的科目中，聞先生充分地顯出了他對於學術的認真和浪漫的氣息。他在英詩的講授時，把學生們的心情完全引到一種詩境，他說：『如果我們大家坐在一片草地上談詩，而不是在這間大房子里，我講你們聽；坐在草地上，無妨吸着烟，喝着茶，也無妨吸一口雅片。……』多浪漫的口吻啊，浪漫得近於頹廢，從那瘦削的兩腮和一付黑邊眼鏡里透出了節奏格律的欣賞和贊嘆。但是回到書房，他又致力於唐詩，綫裝書堆里擺滿了長方大本子，一本又一本，每一本上寫得密密行行，註釋講解推陳出新，周詳到杜甫的朋友也被劃列成爲目錄，題名『杜甫交遊錄』。還有唐詩摘句的抄本，不僅整飭，而且都是唐人詩中經過精選的絕句，表現了一個人的欣賞境界之高超。

也是在這時候，他過着最優閒的生活。他住在海邊的一所西式房子里，每天看海天的變幻，聽潮來潮去的聲音，時常在陽光下領着妻兒在海邊濯足，聊天，心中是一片寧靜，把理想和回憶融成一體。在大自然的誘惑里，聞先生不免更遠離了他自己後來所搏鬥的現實。

之前不久的時候，聞先生的感情是沉重的，他的思想也受着不小的刺激，那就是他的愛女的天逝。提起這件傷心的事情，就更加深了他對傳統的憎恨。這位一出生便被歧視的姑娘，自從被送回了故鄉，不得不度他父親童年一樣的生活，那機械嚴酷的教育對於聰敏伶俐的孩子不易習慣，跟着又染上了時疫。在醫藥設備落後的中國農村，沒有合理的醫治，多少幼嬰兒童被毀滅了生命啊！聞先生的愛女也沒有例外，成了愚昧的犧牲，不僅爸爸愛孩子，媽媽更愛她自己的血肉，悲傷轉成疾病，聞太太的健康到了危險的田地，這才正式通知一多先生。

懷着滿腔的煩悶回到家里，聞先生才逐漸明白孩子的染病和死亡的經過，他

面對着死去的孩子和衰弱的妻子，不由自主地放聲大哭。他不能瞭解一個人類的社會爲什麼要如此歧視女子？更不能瞭解儒家思想的實踐者爲什麼在人之常情上表現得那麼冷酷？這事實的疑問更苦惱了他，直到十餘年後，他終於找到了答案。但在當時他除了傷心也無可奈何，祇有安葬了愛女，看護着妻子。可是那孩子的印象却隨時湧現，所以他在『死水』里收着一首詩紀念他的孩子。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那朝霞在霜瓣上，

那花心的一縷香——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畝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聽蟋蟀唱得多好，

看墓草長得多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她已經忘記了你，

她什麼都記不起；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年華那朋友真好，

他明年就教你老；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如果是有人要問，

就說沒有那個人；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像春風裏一齣夢，

像夢裏的一聲鐘，

忘掉她，像一朵忘掉的花！

——忘掉她

但是這深刻的印象怎麼能忘掉呢？

得到這個教訓之後，他不再放心讓妻兒離開自己，所以便長期的離開了老家，而過着完全自主的小家庭生活，這可以說是一件很大的解放。

青島將近三年的安息，使他飽嘗了海的風趣，和適宜氣候的溫撫，但這些自然的引誘終於留不住他。在一九二二年的夏天，青大發生了學潮，聞先生雖然守正不阿，處之泰然，却因此堅定了去意。於是他在遊罷泰山歸來後，告別了青島優美的海天，不久便轉到清華。

## 六 懷舊與研古

回到清華園里，他已是完全不同的身份。看看昔年的校園已經同自己一樣的成长擴大了，新的建設，新的設施，使它大異於學生時代。舊大樓被加了一半，昔日的科學館已經失去了光彩，理工各系的專館在設備上早勝過了它。圖書館的燈光更亮了，八字形的建築掩得更長更高了，藏書的數量也遠超過了從前。那平坦寬暢的大草地，綠油油的被修飾得一塵不染，在美麗之外還象徵着聖潔。而且在草地北面，聳立起一座堂皇的禮堂，莊嚴肅穆的景象十足地顯示了這學府的崇高。聞先生笑瞇了眼睛，多快啊，一塊塊荒蕪的土地上都結出了美麗的花朵！

他站在小橋上凝望着清華園的清秀；在一所中式的庭院里，湧起了無窮的憶念；門外小河流水的聲音更富於青春氣，雅緻的屋簷下懸着極富詩意的橫匾：『水木清華』。聞先生站在屋簷下，面前是一池清水，清水中映着無數岸邊樹木

的倒影，突然地他爲水邊鐘亭里的聲音所驚醒。那一系列小坵，都是他從前吟哦的佳地，而今在不遠的地方却佈滿了新式的樓房。

一塊寬大的運動場邊，是設備周到的體育館，聞先生看見出出進進的青年作球類與游泳的練習，他啞然失笑了——他憶起當年出園的一道難關，是必需游過二十五米的水面，多難啊，他站在池邊興嘆；終於爲了更大的希望，他跳下去了，那真是悠長的路，忍受着水的奚落，連浮帶爬的到了彼岸，一種農村子弟的傻勁充分地表現在他狼狽的『勝利』中。

他帶着孩子們回到住宅，那是一座西式寬暢的平房，有新式的裝璜，光綫與空氣都夠標準。一路上看見清華園發展的痕跡，他自己每天生活的地方和昔日的起居所在已離得很遠了。

他興奮極了，這真是新鮮的地方，時常都有改變，而且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建設性的工作，一種朝氣透進他的呼吸，這裡是『美的所在』了。

清華園的圍牆也比從前高厚，它真像一座堡壘，遠離着哀鴻遍野的中國，保

衛着這美的所在，不讓醜惡來侵犯。從此聞先生安定下來了，他佈置了一間寬大的書房，四壁擺滿了書籍，雅潔與寧靜之外，還充滿了古色古香的氣息。這因爲回到清華園里，天才的詩人已經整個地移轉了他的興趣，自創作轉到考證，主要地還是由西洋文學的欣賞回到中國古籍的探究，他這時是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的教授。

一個浪漫派的詩人，喜歡新鮮，崇拜感情，於今竟毅然鑽進故紙堆中，在一般人認爲枯燥冷寂的古籍中討生活，這往往令人不解。其實也非常簡單，當一個人長久停留在一個領域之中，他不是對於那個領域易於厭倦，便是爲了那個領域中有使他懷疑的地方而需要另尋旁證。作爲詩人的一多先生，兩種情形他都有，他本來極端愛好祖國的文化，但現實所接觸的一切却又使他茫然，那些都掀不起他的愛好，所以他一度整個沉浸在另一個文化里，究竟有許多不適合，他想回來，依然要遭遇上面指出的困擾。這就迫使他下了決心：『不管好壞都得弄個明白，尋個究竟。』

一多先生的天才是多方面的，這正像他的名字原來叫做聞多一樣，但是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里總得有個專一的對象，所以也像他的名字被潘光旦先生加上一個『一』字一樣，他把興趣逐漸集中了。本來對於『國學』他有很好的根底，移轉自然非常方便。

做考證一類的工夫，往往是吃力而又不易得結果的，它必須對中國典籍有淵博的閱讀，熟悉了前人的收穫，自己才能開闢新的途徑。也必須對文字學有很好的研究，才不致在今古之間發生隔絕。自然這種工作是非常謹嚴的，聞先生跟隨着前人的道路瞭解了其中的奧妙，便產生了自己的創見。

中國考證訓詁一類的學問，在方法上多少還合乎科學的原則，而不幸過份偏重的發展，便永遠沒有產生科學的成績。而且時間漸久，一種很好的方法竟至弄的毫無生氣，祇不過多造就了幾個咬文嚼字的學究和一些玩物喪志的文人，老是在文字中兜圈子，偶有所得便沾沾自喜，不僅與國計民生無絲毫的關聯，就是連原來整理『國故』的狹小目的也沒有達到。

聞先生也跑到這個領域，他智慧的眼光早已看見那種沒落的頹境，假如單是爲了研究而研究，也得研究出一點有價值的東西，不要把它完全當成點綴自己嚇唬青年的幌子。所以他把他天才的光輝一旦照耀到古籍上，立刻得到許多新的收穫。在甲骨文金石文上也得了卓越的成就，因而在古代社會的瞭解方面有不少新的深刻的發現，在先秦文獻的研究上也成了中國的一位權威。

這位詩人想像力極爲豐富，靈感尤其充沛，他雖然收束了他新詩的創作，並沒有收束掉靈感與想像，他不像別人那樣枯燥死板，儘管是幾千年的古董也依然處理得極富有趣味，比如他講『九歌』，採取完全不同的方式。他會用低沉的聲音向聽衆說：『在很遠很遠以前的時候，許多人圍繞着一堆熊熊的火，唱着他們自己的歌聲……』，就用着這種詩意的話開始，他繼續了『九歌』的講解，也繼續了他對於古典文學的研究。他常常這樣的以爲『做學問要嚴謹，有時候也要大膽，做考據的工夫尤其如此。不嚴謹會弄得矛盾百出而且往往重複了別人的意見而不自知；但有的時候如果不大膽一點便常常得不到一點結論，因爲在一字一句

的推敲上沒有一點大胆的假定和推論，結果便是變成了文字的奴隸。『聞先生是不願意做文字的奴隸的，在那期間，他運用他思維的能力在龐雜的古籍中，留下了輝煌的成績。先後完成了如下的著述：『周易義證類纂』，『詩經今釋』，『莊子內篇校記』，『樂府詩箋』，『杜少陵年譜』，『楚辭校補』等。讀過『楚辭校補』的人，沒有不驚嘆他的方法之縝密，見解的新穎，所獲的豐富。完全是王石臞父子再來！關於莊子內篇的校記及若干詩經的今釋，也都是獨具慧眼，前無古人。此外，還有『唐詩』，『杜詩』的選本，和『唐詩雜論』，『唐詩校勘』，『九歌白話歌劇』等稿本，和歷年講授的『文學史』的講義。

中國的古籍真是浩瀚，以上所舉還不過是個開始，戰時他在另一個地方還有更多的成就。

這些著述都是用着恭整的小楷一筆一筆地描在古色古香的稿紙上的，這種精神充分地表現了他的嚴謹工夫。嚴謹工夫不僅僅在這點抄寫上，尤其在他發表的態度上。儘管他常常大胆下結論，但這種結論一定要經過好些反證之後才敢自

信，等到經過朋友們的討論之後才敢肯定，再經過一些時間的思考才付諸發表。這種精神，固然造就了他自己崇高的學術地位，對他的學生也更富於啓發誘導的力量，他之所以得到學生的愛戴，這是一個主要的原因——教誨認真而謙虛。

上述是聞先生的工作，讓我們再看看聞先生的生活。

## 七 沒有憂愁的生活

清華園的環境是優美而恬靜的，它擁有許多近代的設備，自成爲一個單位，有城市的方便，但沒有煩燥和喧嚷。北平的物價便宜，而清華教授的待遇相當豐厚，這自然提高了生活的水準，而使人可能做長期安定的研究。聞先生幾乎不大出門，除了寫作研讀外，他沒有一點外務。他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一位典型的象牙塔里的人物。他的生活里充滿了溫暖，人世的憂愁悲慘實在難以插足其間。

他的住宅新南院七十二號，是最寬暢的房子，人口并不多，孩子們的年紀還很小，後來和他一道遇刺受傷的長子立鶴君那時候還剛剛進小學，但聞先生喜歡寬大，寧願多出些租金，因爲寬大的房子里有更多的空氣，也有更多的自由。

在七十二號的門前有一塊青綠的草地，清華園里的人走過門前，都要留連讚賞，因爲在北方的黃土風沙里極難培植花草，而聞先生的草地在冬天未來的時

候，總是茂密美麗。這草地的成長是他在暇時和夫人一寸一寸地拚湊起來的，那也就是他的消遣之一，常常在各處掘取和搜集草塊，拿回去像處理一件藝術彫刻一樣，把它慢慢地拚起，夏天的夜里就躺在這軟茵茵的綠草上看星星，和孩子們講故事。在冬季里也是在這草地上曬太陽，教孩子遊戲。

他始終未失去童年的天真，他回憶自己兒時的單調寂寞，這就使他不再以嚴酷的管教束縛兒童的天性，常常和孩子們在一起嘻戲，他心中該多麼快樂啊，又是一代了。

一個冬天，夜里的積雪堆滿了院子，孩子們望着白雪驚喜，大把大把抓玩，雖然冷僵了手，但依然沒有阻止他們對雪的愛好——雪是潔白純淨的，而孩子是最愛潔白和純淨的。聞先生看見孩子們的想望，突然捲起了長衣，在雪地里緊緊地盤弄着一塊雪，孩子們莫明其妙，聞太太也覺得奇怪，可是聞先生却越來越起勁了。他把那塊雪堆轉着，慢慢地擴大了，小塊變成了一個大球，滾啊，用力滾啊，孩子們一齊參加了，雪球比幾個孩子在一起還大，累了，聞先生氣喘喘地趕

開了不再怕冷的孩子，聚精會神地在那個雪球上修飾，很簡單的幾下，他喊了，『你們來看這是什麼？』

孩子們圍攏去，啊，原來是一個滑稽的人像，『媽媽，爸爸還會這個哩？』孩子天真地把媽媽也拖到雪地里，『我也不知道他有這一手呢！』聞先生哈哈大笑。這有什麼稀奇哩，他原是學藝術繪畫的，而且也懂彫刻的呀！

第二天陽光融蝕了聞先生的雪人，大清早孩子們在院子里發出怨恨的聲音，聞先生從玻璃窗里露出了加倍的懷喪，反倒要孩子們給他安慰。孩子們是很有勇氣的，也是不易於頹傷的，他們說，『爸爸下次再給我們做一個，好嗎？』「多先生笑了，懷喪消失在孩子們永遠樂觀的情緒中。

在這所寬暢的房子里，還有精緻的魚缸養着各色各樣的金魚，他每天都親自換水餵食，然而金魚却都相繼死了。聞先生悵然的說這大概是氣候和水不適合的緣故，但他的兒子立鶴說：這因為『不自由毋寧死』。（可是這個真理要經過多少磨折才能了解啊！）

就在聞先生埋頭研究的時候，也是他正在享受天倫之樂的時候，中華民族真到了『不自由毋寧死』的時候。九一八的恥辱已經逐漸由關外到了華北，當局是一連串的屈服；中原是一片災黎的呼號，江南是殘酷的內戰，在法西斯德國的顧問和技術援助下，不知殺害了多少的民族活力；無論在機關在學校在訓練團體里都宣傳着獨裁的偉大而詆毀民主的無能，反人民的設施是方興未艾。象牙之塔里的人物，對這種悲慘的畫面，如果不是故意抹煞，也是由於隔離現實太遠，以致視而不見。聞先生是屬於後一種的。他生活在清華園里，學校有庚款的支持，顯得非常穩定，他的研究一點也不會妨礙到現實的政治，不僅不受禁止而且是被估價得很高的，種種對於言論自由的壓迫自然和他無關，國家的恥辱在昇平的氣氛中自然不易感受。在完全爲自己的工作打算，和太把自己的工作價值估高的心情下，他和同時的許多知識份子一樣都希望安定而厭惡變革，都信賴當局，信賴踐踏着無數萬人的枯骨而高踞寶座的人物。這種心情在民族最重要的轉機上結果

是放縱了罪惡，并且抹煞了是非，混淆了黑白，而使民族解放運動被壓抑着不能很快發展。

就那一段時間來說，聞先生也和他的許多同道者一樣，在積極上固然沒有參加救亡工作和適應民族解放要求而興起的文化思想上以及文藝上的改革運動，而且在消極地故意表示冷淡，甚至在一種無形的集團中還表示不屑於參加和輕視。——直至今天還有人在誇耀和留戀的所謂『京派作家』『京派作風』，在那一段時間里叫得最爲響亮，打起清高學者的招牌，顯出一付從容冷靜的道貌，儼然和另一些站在文化戰綫對外來侵略者及國內反人民集團搏鬥的一羣人互相對峙，而罵他們是『海派』，是『急功好利之徒』。（比如魯迅，也不問他的經歷和成就，祇因爲他投入了時代的洪流里成爲戰鬥的先鋒，就被列入『海派之流』。）這種京派作風的確有它的作用，它訓練了許多逃避現實而不自愧的學者文人，甚至當抗日戰爭最危急，國內政治極黑暗的關頭，這批人依然沒有警惕和覺醒！聞先生則不然，他慢慢地，終於瞭解到過去的錯誤。他懺悔了。戰時，有一次在魯迅

紀念會上他沉痛地表示了他的歉疚：

過去，我們罵魯迅，說他是海派，可是海派爲什麼就要不得？……

現在，我明白了，魯迅是對的，我們錯了。

不過一個人真的轉變了，是要整個地轉變的，聞先生還沒有到整個轉變的時候，他還是屬於『京派』的。他既沉緬於古籍的探究，爲學問而學問，就不免要遺棄了現實，對現實也就不清楚了。所以當一二九學生運動逐漸高漲起來，他雖然對於學生的目的和某些要求同情，總還存在着幾分懷疑，換言之，對青年的呼聲還不肯信任。不久，清華的學生事實上也成爲北平學運的中堅，安靜的清華園又恢復了五四當年的景象，而且在程度上遠超過了當年，在無比的熱情之外還有崇高的理想。在那近似世外桃源的學府中，隨着青年人憤怒的高漲，上一代的人也逐漸認識着外來侵略者和反人民集團的獐獍面目，學生們要求民族解放與民主政治的聲音也傳到上一代人的耳鼓，內戰與屠殺的慘酷殘忍也不能不使有良心的學者爲之警醒。然而當時青年還是孤軍作戰的，極少得到幫助，隨時都會遭受打擊。

和分化。許多壯烈的場面，許多英勇的鬥爭，在上一代中間的反應，不僅同情者少，反而受到自鳴清高者的憎惡。尊崇正統的意識在作祟，他們總以為青年們受人利用，而不敢和青年們站在一道。

這時候的聞先生依然埋頭在他的研究中，他雖然不會為某些人士一樣公開和青年作對，他雖然內心從回憶里是同情學生的，但他的生活，他的集團，還有他的階級意識使他和進步的青年之間保持着某種距離。等到他認清了民族危機之後，對華北的形勢也很不滿，不過他還有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他早已下了決心把世界交給醜惡去開墾，所以他心中儘管有憤懣，對於身邊發生的許多罪惡的事情儘管不平，却依然未能正式和學生攜手。但是他的學問，他的人格，和他的沉默中所顯示的正義感，則始終為學生所瞭解，所欽佩，彼此之間也有着友好關係。

是一九三六年的夏天，他有機會去到洛陽，他看了看北平勢力以外的地方，他又得到許多南方朋友的來信，他認真地相信那兒在勵精圖治，在準備抵抗，加上

西安事變以後的巧妙宣傳，他更加信賴那高踞寶座的人物，便更加努力於本位的工作，把一切希望都寄托給事實上仍在敷衍和怠工的當局。他在興奮中還常常勸告年青的學生：『不要太急，抗日不是三言兩語的事情，需要準備，要準備就得忍受一些恥辱。』並且還把自己的信賴告訴學生。可是，後來的抗戰，證明了他當時天真地受了騙！

一九三七年的夏天，多年離家的聞太太興起鄉愁了，聞先生也因為久別，想回去看看，便決定回湖北一行。但是五個孩子和一個老僕人，八個人的路費相當大，聞先生是不事積蓄的，他的錢多半化在家用和書籍上——他收買了許多書，菜飯是很講究的——一時籌不出那麼多路費，便讓孩子和太太先回去，自己正好留下來趕完未完的寫作。在那幽靜的住宅中，聞先生把自己整個投到書埋裏，怡然自樂。

妻子和兒女平安抵家不久，蘆溝橋的砲聲響了，北平跟着陷入敵人的魔掌，聞先生收拾起書房，悄然離開故都。他假想中這時間不會太長罷，雖然政府已經

聲明『犧牲已到最後關頭』。而他愛戀那樂園，愛戀那樂園中的住宅，那綠油的草地，稚嫩的小樹在風中嫵娜的姿態，和那每天親近的書桌（『死水』集的最後一首詩是聞一多先生的書桌），特別是幽靜的庭院，那裏有他多少年的往事。當擁擠的校車向北京城里開駛的時候，他看看右邊高厚的圍牆，左邊小河裏清清的流水，那連綿的絲蘿好像緊緊地纏在他詩人的情感里，兩岸的楊柳在向他們借別，十年來被束縛在古籍中的青春復活了。

終於，他隨着機輪的旋轉毅然地走了，他想有第一次的離別才有第二次的歸來，現在又走了，他向清華園招手：我會很快地回來的！

但是……

## 八 流轉

從海上，經陸路，一多先生在父母家人的焦念中，帶着興奮回到故鄉。像傳奇一樣，他講述這段曲折的歸程，和歸程中的見聞。似乎一切都助長了他抗戰的信心，都加強了他對當局的信賴。

學校的假期很長，一多先生在鄉裏看親戚，問候隣里，和許多人寒暄道好。『四先生變得多利害呵，唉，我們還是這樣……』從那些叔伯兄弟親戚們的談話中，他體會到中國農村衰老了。

但是，鄂東農民的生活比較上還算好的。他們雖缺乏土地，但租種的一些田地因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優越，收成還不能說壞，加上若干副業的收入，衣飾和外表都能比較上整齊些，而這就是聞先生當時所接近到的農民。他對於中國農村，除了和外國對比時覺得落後窮困之外，是不容易發生別的印象的。

在老家停留的日子，他除了繼續讀書外，常帶孩子們跑來跑去，追尋他童年生活的餘痕。他告訴兒女那些地方是從前的書齋，那些地方是從前玩耍的場所，他還指給他們說那個人是從前欺負過他的，那個人同他吵鬧過，說得那麼天真，他幾乎忘記手中攪着的是下一代的兒女，有時說得太親切，激起了孩子們的憤怒，他這才如夢中驚醒般的回頭來笑着安慰兒女。

住了好多代的老家，出過不少的人物，也有不少趣味的回憶，他就在雨天被圍在孩子們的中間講祖先的故事，逗得他們出神，忘記了疲倦。

聞先生真是在度着假期，他沒有牽掛，也不管家事。每天聞老先生忙出忙進地拿着帳簿招拂收租，和佃戶們爭論，他祇在旁邊『欣賞』着，更不會深思過這番爭論忙碌中帶來了多少辛酸的故事！假期快過，得到學校的電催，不久就要在長沙開課了，他便在年老的雙親的祝福中，重新離開了故鄉。然而也如聞先生的大哥展民先生說的，誰能想到那竟是永遠的訣別呢！

走了，永遠的走了，他不再歸來。

那五個十歲以下的兒女發現爸爸已經離開了家，幼小的心靈上都有點悵惘。這次別離雖然不過數月，但孩子們離開那慈祥的照護，都像失去了陽光，特別是在老家那段日子里爸爸真不知賜給他們多少歡笑啊。

爸爸走後，家中又恢復了機械式的生活。媽媽和小妹成天躲在房間裏，活潑慣了的立鶴和他的弟弟每天都給關在書房裏同那些從弟兄做相同的功課——寫字唸書，祖父是他們的老師，依然像當年一樣的嚴厲，依然是從前那套管教的方

法，七十年養成的性格依然在支配着子孫的動作。

書房裏許多字畫中有一幅筆力雄勁的字屏，上面寫着「老氣橫秋」四個大字。真的，到了秋天，老人時常在傍晚領着他隔了兩個世紀的孫輩，站在池塘邊看秋雲的變幻，數節令的變更。他思念些什麼呢？一輩子的辛勤維持了祖宗的光榮，教育了兒孫，還有什麼牽掛呢？那幼小的頑皮傢伙忘記了祖父的嚴肅，老人的臉上也不禁露出了笑貌，這難得的笑啊，孩子們的胆怯暫時消失了。

然而，幾個幼小的心靈，是始終惦念着慈祥的父親的。這時聞太太已經有權利和他的丈夫通信了，中年人的愛情並沒有因結婚多年而疏淡，字里行間流露着彼此的關切。

聞先生到了長沙，曾有一段時間的等待。聞先生在「聯大八年」裏這樣回憶道：

最初，師生們陸續由北平逃出，到長沙聚齊，住在聖經學校裏，大家的情緒祇是興奮而已。記得教授們每天晚上吃完飯，大家聚在一間房子裏，一邊吃着茶，抽着煙，一邊看着報紙，研究着地圖，談論着戰事和各種問題。有時一個同事新從北方來到，大家更是興奮的聽他的逃難的故事和沿途的消息。大體上說，那時教授們和一般人一樣只看着戰事剛爆發時的緊張和憤慨，沒有人想到戰爭是否可以勝利，既然我們被迫不能不打，祇好打了再說。人們只對於保衛某據點的時間的久暫，意見有些出入，然而即便是最悲觀的也沒有考慮到最後戰事如何結局的問題。

不過，儘管這些教授先生在閒適地談論着戰爭，但他們大都受的歐美各國的教育，他們見過或聽過各國戰爭的情形，腦子裏也興奮地想像着全國總動員，準備着貢獻自己的力量。聞先生說：

我們腦子裏裝滿了歐美現代國家的觀念，以為這樣的戰爭一發生，全國都應該動員起來，自然我們自己也不是例外，於是我們有的等待着政府的指示，或上前方參加工作，或在後方從事戰時的生產，至少也可以在士兵或民衆教育上盡點力。

但是政府並沒有這種打算，大家便只好回到自己崗位的工作，依然準備教書，教他們過去所教的書了。

聞先生遷到南嶽，在南嶽的生活——他說——現在想起來真有『恍如隔世』之感。那時物價還沒有開始跳漲，只是在微微的波動着罷了。記得大前門紙烟漲到兩毛錢一包的時候，大家會考慮到戒煙的辦法。聞先生在昆明啣着土製的捲烟，那粗糙的烟葉和一些難言的怪味常常令人欲吸還休而欲罷不能，價錢則總在好幾百塊——幾百塊從前可以吸多少前門香烟呵，一枝烟抵得上當年一個月的烟錢。

南嶽雖離長沙城不遠，大報却要兩三天以後才能看到。政局與戰事疏遠了他們，他們也就自然疏遠了政局與戰事。存留在他們心目中的是許多虛幻的設想和

盲目的崇信，中國既然有了當政者在主持一切，還有什麼值得憂慮呢？抗戰似乎不需要他們，於是大家刻板地教課，餘暇也不過玩玩山景，生活又逐漸恢復了常態。聞先生自己後來有一段深切的話：

牛角尖的生活方式，究竟不容易改掉，暫時的擾動，只能使他表面上起點變化，機會一來，它還是要恢復常態的。

教授們是如此的，年青的學生就不同，他們也會和師長一樣準備貢獻其力量於抗戰，但他們并不等待，當他們不願意留下來的時候，就自動到前方去了。在聞先生的印象中，覺得走掉的學生并不比新來的少，走掉的自然多半是到前綫，但留下的對於功課依然非常專心。

南京撤守以後，投降分子活躍起來了。漸漸的，團結有了問題，敵人已進攻到武漢的外圍，長沙也成了轟炸的對象，學校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底，請准教育部後決定西遷昆明。政治上還在朦朧中的詩人又該走了。

一些教授先行赴滇。學生中有一大批從了軍或到戰地服務，也有不少到西北

去學習，參加更實際的工作。剩下來要繼續唸書的分做兩羣，一羣是女生，體格欠健和不願步行的，就乘火車到廣州，轉香港，經海防，由滇越路去昆明，另外有二百多人則組織湘黔滇旅行團，採取軍事的編制，作步行的長征。

在兩大隊三中隊和團部以外，還有一個輔導團，包括十一位助教講師和教授，聞一多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

那年，聞先生剛滿四十歲，正是精力充沛的年紀，抗戰給他的興奮和喜悅，使他重新恢復了五四當年的活力，放棄乘車坐船的舒適，選擇了三千里的步行，用一個精神上最大的準備，去接受體力的疲乏。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九日，黃昏時候，湘江碼頭上擠滿了平常不易出現在那裏的人羣，歡送者有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和各人的親友。五條木船分載着西行的旅客，決定從湘江入洞庭，穿過湖北的一帶地方，再從湘西開始步行。

知識分子是善於幻想的，好像這次旅行就是開拓的工作，好像前面的地方真是蠻荒一樣。在船夫的尊敬和沿途人民的詫異中，更突出地表現着他們的自負和

驕傲。洞庭的曉月，神祕的君山，增加了此行的浪漫色彩。聞先生坐在船梢，聽船夫們由一個人領唱，而後衆人一起有節奏地應和，以及那單調的槳聲，凝視着遠處的重山，他在思念湖那邊的故鄉了。

四天的水道，抵達湖邊的益陽。棄舟登陸，第一天走了四十里，道路比較平坦，但已經是丘陵地帶，松杉油茶，滿山遍野。

從湘西走到黔東，聞先生看見好些西南的苗胞，看見許多原始生產的工具和方法，他不能不慨嘆中國的遼闊和落後了。一切對他都是新鮮，他以藝術家的本色，欣賞和描繪他的見聞。到了較大的城鎮，總要寫封信給家裏，寫得非常仔細而親切，比如走長路應該穿什麼鞋子，應該怎樣走法，應該怎樣休息，沿途看見過什麼有趣的事情等等。他還盡量收集一些可供研究的材料，盡量注意苗區的風習服裝，語言和名勝古蹟。他和許多人一樣，雖然不能不見到人民的疾苦，但人民的疾苦並不是他們所要知道的事情。他們也在沿途做過一些簡單的宣傳工作，也和苗族聯歡，却總脫不了『我站在上面』的那種優越感。

沿途多的是荒誕不經的傳說，留有『神蹟』的山洞，對於這位古典文學和莊子楚騷的研究者，是很好的談話材料，也爲年青人所歡迎。他總會佈置下一個適宜的情境，把語言文字和心情融成一片。大約在旅行十多天後，大家已經習慣了步行，一天，隊伍停在辰谿——湘西的一個小縣城，急水河退出的沙灘上，舉行營火會，研古的學者用詩人的情調向年青人講上古的神話，真是令人神往！聞先生一路的興緻也就可以概見了。

行程再向西伸展，閱讀過『西行漫記』的人們，慢慢發覺足下的道路已經能嗅出許多血腥的遺蹟，一個人的感覺引動了多數人的注意，那原來令人難以置信的、近於傳奇的報導，就一一證實在自己的面前，證實在自己的經歷裏。他們聽見了不少的故事，看見一路上密如星星的碉堡。

走到雲貴境內，哪里是人的世界！十七八歲的姑娘沒衣穿，還有那揩鹽揩炭的苦力，都在聞先生心裏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同情，他憐憫，但他還沒有瞭解和幫助這些貧苦同胞的解救，可是當他一旦瞭解了的時候，這一路上的印象便更

加強了他的瞭解。

純粹詩人的性格，易於激動也易於淡忘。一個象牙塔里養尊處優的文人，第一次見到人間最低下貧困的生活，在那重山疊疊的路邊，稀落地住了一些人家，都是在飢餓死亡線上掙扎，一點路邊拾來的鹽屑，泡着幾片青菜，加上玉蜀黍磨成的碎粉，就是我們這些同胞的食品，也就靠這點食品延續着他們的生命。一多先生慈善的心腸深深地爲這種貧困所苦惱，他不能明白人民爲什麼這樣善良，會忍着飢餓把自己辛苦收穫獻給那些不勞而獲的人？他有這樣的疑惑，但他沒有加以深思，他很自然地會再提起遊山玩水探幽覓勝的興緻，和他的同伴們一道歡笑。

旅途上自然也夠辛苦，比如四月十一日行抵安南，因爲行李被耽擱在盤江東岸，而到達又晚，便不得不在縣府的大廳上忍飢耐寒的過了一夜。碰巧疏遠了好久的戰爭在這裏得到一些消息，台兒莊的勝利給他們不小的興奮，在那寂寞的小山城中，年青人忘記了疲倦，舉行了慶祝遊行。

一九三八年四月廿八日，結束了這三千五百里的行程，總共走了六十八天。這一次長征，聞先生留起了飄然的美鬚，它是在道上因疏懶不便而逐漸長成的。當隊伍在昆明同學的歡迎聲中立定的時候，詩人向他的同伴宣稱，這一把鬚鬚因抗戰的失利而留起，便一定要抗戰得到勝利才剃掉。

## 九 初到昆明

昆明，是個美麗的地方。沒有人工修飾的湖光山色，四季如春的氣候，傍晚的雲彩變換在晴朗的藍天，最易於叫人忘記疲倦。遍地的茶花，終年不斷的花市，對於追求美感的文人墨客，都是最好的安慰。然而，這畢竟是座邊城，有好些不同於內地的景象。沉醉在專制集權思想中的人們，最看不慣那邊的地方權力；抱着開拓思想的人們既存着優越感，也看不慣好些頑固的設施。邊疆人民有樸實倔強的天性，不善於虛偽的周旋，這更易觸犯有優越之感的人。也畢竟因為是座邊城，建築設施都非常落後，在大都市生活慣了的人，自然很不舒服。不過，只限於省境流通的地方貨幣，對法幣的比價很低，使法幣增加了兩倍到十倍的購買力，便宜的飲食也曾經一度滋養過許多流轉到這裏的人。

聞先生也有上面那許多感覺，但他很快的就忘掉了那些。才得到安定，他就

恢復原來的工作。

昆明無法驟然容納西南聯合大學那樣大的學校，文法學院便搬到滇越鐵路的一個城市——蒙自。蒙自也像昆明一樣，有幽靜的湖光，有美麗的山色。地方雖然很小，自然環境的優美也能令人安居。聞先生也移到蒙自。

在蒙自那個小城裏，學生的生活方式迷亂了古老的社會，本地的居民看不慣短袖裸臂的姑娘，更看不慣男女青年在一起嘻笑，學生們覺得這些土傢伙多頑固多保守。這里發生文化的衝突了。

然而，一切都不能打擾聞先生，他早已深藏在古經典的叢林中，埋頭從事易經、詩經、楚辭、莊子、樂府以及唐詩的研究，而且把範圍擴充到古文字學，音韻學的領域。原來已很有興趣的神話研究，更豐富更精彩了。神話都是些荒誕不經的傳說，在其他民族中常常被編撰為極好的文學作品，聞先生是瞭解外國的，他自己又熟悉了中國的，因此許多枯燥單調的故事，被詩人處理得極富於詩趣，祇說這一部分的工夫就值得誇耀。

蒙自停留的時間祇有半年，聞先生既不關心外事，他對政局對戰事的原來看法依然沒有改變。但抗戰在那時候已經日益艱苦了，聞先生始終不失去信心，在『聯大八年』裏有關於那半年的一段回憶：

在蒙自，吃飯對於我是一件大苦事。第一我吃菜吃得膩，而雲南的菜淡得可怕，叫廚工每餐飯準備一點鹽，他每每又忘記，我也懶得多麻煩，於是天天祇有忍痛吃淡菜。第二，同桌是一羣著名的敗北主義者，每到吃飯時必大發其敗北主義的理論……。他們人多勢衆，和他們辯是無用的。這樣，每次吃飯對於我簡直是活受罪。

聞先生瞭解自己的缺點，既不便和這些敗北主義者計較，依然保持着『死水』里的態度；我管不了也就不管了，把這個世界交給醜惡去開墾罷！而他自己則再在故紙堆中去尋求『美的所在』。因此，他不能不接觸到的現實和現實的醜惡時常浮現於腦際，然而懶得管，祇是堅持着他自己的工作，一點也不鬆懈。

西南聯大隨着戰局的演變，不能不在後方作些比較安定的打算，於是各校逐

漸遷回昆明。除工學院外，文理法商都借居在昆明的西城一帶，後來乾脆在西郊荒地上建築了一批簡陋的土牆茅屋，把文理法商集中在一起。那就是有名的新校舍，民主堡壘的基地。

聞先生遷回昆明，住在城內，那時候物價還沒有什麼大波動，滇越鐵路仍在暢通，物資進出很還方便，教授的薪津仍然可以維持北平時期的生活水準。這時候聞太太也帶着五個孩子和一位等於家人的趙媽，來到昆明，一切都還安適。

安定的日子在戰時是不能長久的，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敵機已開始轟炸，而那個古老的城市却缺乏適宜的防空設備，死傷人很多。九月二十八日，昆明一向晴朗的藍天又來了敵人的機羣，市民們紛亂擁擠，都在向城外逃生。聞先生就念他的妻子兒女，特別是還在昆師附小上學的立鶴，人類最真摯的愛使他就在最緊張的轟炸中也仍奔走尋找。他的頭部被彈片擊破了，血流出來了。這鮮血逐漸孕育滋長了更偉大的愛，他把他的愛擴大到了全中國在內戰苦難中的人民。

傷愈後，他仍埋首在他的書本中。講授，著述，比戰前更認真；材料，方法

也更豐富謹嚴了。他就這樣繼續着以往的生活。

人人都知道聞先生是位詩人，是位研古的學者，却都忘記他又是一位畫家。詩人和畫家，生活在一羣愛好藝術的青年中間，更增加了風趣。昆明的氣候是溫暖的，山光水色是如此的令人沈醉，他常和人一起爬上西山頂，一起泛舟滇池作竟日遊。話劇要上演了，陣容整齊的『原野』是昆明話劇史上最值得紀念的演出。聞先生是導演者，也是舞台設計者，而服裝的樣式他也自告奮勇去設計，『金子』穿的一件緊身紅棉襖還是他自己去跑估衣鋪買了來的。『仇虎』的那件大褂，他堅持要黑緞面子，紅緞裏子。詩人和畫家是最講究著色和情調的把握的，而他的鑑賞能力自然要高人一等。『原野』的成功不僅轟動了藝術上荒蕪的山城，也轟動了大後方，報章雜誌登載着聞先生飄着長鬚的相片，這位極少露面的戲劇行家的臉上洋溢着勝利和年青了的喜悅。

藝術上的一點衝動，並沒有把聞先生長期拉回他早年的興趣里，古籍對於

他，有着更多的誘惑。他結束了那一段的生活後，正好遇到他休假的年度。他便選擇了一個離昆明不遠的地方，晉寧縣，安靜地度他五年一次的假期。從一九四〇年的暑假直到一九四一年的夏初，將近一年的時間，他過着鄉間的生活。

抗戰越來越艱苦，政治上的逆流却越來越洶湧。物價逐漸向上爬，到了一九四〇年的時候，昆明的物價，領導着大後方的物價步步躍進，公教人員的生活開始受到極嚴重的威脅，得不到合理的調整。西南聯大的許多教授仍然保持着開明的作風，校內也還繼續存留着民主的精神，所以經濟的窘迫和政治的歧視緊密的配合着，壓在他們頭上。學生們也因營養缺乏而損壞了健康，從未得到政府的救助。反人民集團不過想借此折磨這些醉心於民主的開明人士，然後用威脅利誘的方式分裂快要成長起來的民主堡壘。但是，聯大的師生堅定地守住了真理的信念，一點也沒有退縮或投降。

聞先生一家八口，感受經濟的壓迫更兇。他自然早已不再能保持清華園式的

生活，可是他對快要淪入饑餓綫下的生活，沒有一點埋怨，沒有一點憤慨，因為他相信自己的生活無論怎樣都比前線的戰士好得多，何況在民族生死的搏鬥中吃點苦也是應該。那時候有人對他的困窘表示同情，他淡然地回答那個好心腸的人：『我們過去享的福也太多了，現在吃點苦也是應該的。……這，是戰爭中必然的情形。』他并且非常自信的安慰自己，也是安慰別人：『這算得了什麼！何況戰爭一結束，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的確，剛開始的時候那種苦比起後來實在算不了什麼，並且剛開始的時候大家還有些舊底子可以暫時對付一下。聞先生就是懷着上面的信心接受了給他的苦難，欣然地帶着家人到鄉間去度他的貧困的但是安靜的一年假期。

一年中，國內政局發生了劇變，物價也漲得更兇了。聞先生在僻靜的鄉間每天都是專心研究他的古董，和寫出他的心得。他原是從儉樸生活中成長起來的，再回到儉樸中去也并不困難。現在似乎生活已回到童年的景況，他領着妻子兒女住在鄉村的房舍中，清淡的飲食，更使他重溫着故鄉的童年，而勤奮用功的情緒

則比兒時加倍，把他的研究工作又開拓到另一個學問的領域。

十餘年來，在長期的古典文學研究中使他走進金石甲骨文學的探索，著有『釋省循』一類的論文，在講解考證的時候，論據更加豐富。也是從這些部門的研究中，更加引發了他對神話的興趣，對先民的生活情況和思想也增加了不少的瞭解。於今，他又把視線轉移到民俗學，他要根據那許多神話的材料，根據古文字學的知識，來追究自己民族久已被遺忘的歷史，開始了圖騰 (Totem) 的研究，他把國人所熟知的龍鳳龜麟這四種動物所象徵和代表的意義分別地加以分析，他認為這都是中華民族的圖騰，在昆明出版的『人文科學』上發表了一篇長文來敘述他的見解，說明這四種象徵的動物怎樣被採用，代表什麼，和四種象徵動物升沉的原因。聞先生這個大胆的嘗試，在他自鄉間回到昆明不久，得到一位極有希望的人類學家陶雲逵先生的同意，而更使他自信。這位傳播學派的學者配合上聞先生的史前知識，在工作中真是相得益彰。他們有一個希望，就是把人類學家的實地調查得到的材料，和從古籍中得到的材料放在一塊互相比較，互相補充，

也許對於人類學的研究可以開闢一條新的途徑。不幸希望剛剛開始，這位曾經在歐陸享過榮譽的年青學者的生命，竟在貧困和對現實的苦悶中，極不願意的被疾病迅速地吞滅了。聞先生失去了一個學術上的朋友，心靈上也好像失去了一點什麼——一種物傷其類的感情使他對政府的教育政策漸漸有了懷疑的態度，很久很久，他沒有消釋那沉痛的深刻印象。

從鄉間度完假期回到昆明，是一九四一年已過去一半的時候。在那過去的半年中，聯大有極顯著的變化。春天發生的皖南事變暴露了幾年來執政黨所佈置着的是什麼，恐怖瀰漫到全國，許多純潔熱情的青年都成了格殺打捕的對象，聯大成百的優秀學生祇爲了平常喜歡談論現實和生活態度比較積極的緣故，都被受威脅而不得不相繼離開了學校。雖然昆明有同情進步的地方政權存在，但聯大蓬勃熱烈的學習精神已經大受摧殘了。所以聞先生下鄉的時候，聯大的圍牆上貼滿了許多各種意見的壁報，新校舍的校門附近經常有川流不息的人羣在閱讀牆上的文

章，學生們讀書非常專心，而課餘的活動也非常起勁。而當聞先生再回來的時候，新校舍的門邊異樣的冷落，校園裏顯得荒涼，學生們的情緒一般的都很低沉，民主牆上也不再有的活動了。

聞先生感到驚訝，這是怎麼回事呀？他詢問接近的朋友或同事，那些京派人物。他們告訴他這是『黨爭』，而且還對於那些學生爲『黨爭』竟至損失學業有所譴責。善良直率的聞先生對於政治的內幕絲毫不懂，祇有接受了他們的解釋。但是他懷疑：爲什麼在抗戰最緊急的時候還要有『黨爭』呢？爲什麼『黨爭』就要用武力呢？更爲什麼『黨爭』就要摧殘青年呢？因爲他深知好幾個成績優良的學生完全是爲了正義而說話的，爲什麼也要受恐怖的威脅呢？住在另一個地方的他的忠厚嬌養的姪兒爲什麼會被迫走向西北去呢？

疑惑籠罩着他，回憶把他拉到北京的時代。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着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僅僅是一點人道主義的動機罷，聞先生從此有了更多的憂鬱。

## 一〇 忍耐，等待

四年之間，昆明有了顯著的變化。

滇越滇緬兩條國際的通道，爲中國輸入了不少的物資，也爲昆明造就了許多的罪惡和畸形的繁華。

無止境的通貨膨脹，加速了物價的高漲，在昆明生活的人特別感受通貨貶值的威脅。

經不住這時代考驗的人們，都向可恥的現實投降了——爲了追求一點物質的享受，不少的文人離開了自己的崗位，改行到能夠賺錢的部門去。聞先生再回到昆明的时候，許多熟識的人早已轉移了『陣綫』，參加到市僧們的行列。也有一部分人不甘於屈節，却又受不了生活的逼迫，祇好向老家撤退，離開了艱苦的戰時後方。

「這都是可恥的行爲，祇能享受國家的優待，不能分担國家苦難的敗類。」聞先生依然堅持着抗戰的信念，這樣譴責那些臨陣脫逃的知識份子。他屹立在物價的重壓下，繼續着自己的工作——一種莊嚴的工作。

這時候——一九四一年——昆明的人口不斷的增加，小小的城市早已有入滿之患，房價隨物價上漲，而且難得租到，他祇好和他的弟弟，文學家家駟先生擠住在一道。那狹小破舊的房子，潮濕陰暗，沒有陽光，也沒有歡笑——大家都爲柴米油鹽苦愁了。變賣衣物，借貸，預支薪水，是聞先生應付第一期艱苦的辦法。

敵人正式展開了疲勞轟炸，沒有積極防空保障的人民，儘管敵人常常不過是一兩架飛機來偵察，也不得不疲於奔命的逃避，跑警報成了每天例行的而且是定時的工作了。在愁苦之外，又要遭到死亡的威脅，不得已搬到昆明西北郊的普吉鎮，弟兄兩家十一口人，擠在兩間極髒的樓房上，陰濕且有霉氣，樓下是臨街的舖面，也是牛馬豬雞豢養的地方。房主的職業是棧店，鄉下人來往歇馬休息是在這里，自然，鬧，吵，成了這里的特點，早晚總可以聽到許多下流咒罵的聲音，

和賭錢吃酒的吆喝。

房子太小，便都睡在樓板上。每天早上聞先生起來，把被單拉直捲起，然後就輕輕的掃地。像他在長征中得到了步行的經驗一樣，現在他又有了掃地的經驗了。他不主張洒水，認為水把灰塵凝成了泥塊，掃不乾淨，掃地又不能用力掃，用力掃會使灰塵飛揚起來。這都是勞動的經驗啊，從勞動中才慢慢地孕育出真理，而真理是能戰勝一切的。

住的水準是無法再降低了，因為他已經住到貧民窟中去了。食的水準還可能伸縮。公教人員的生活都已陷於苦境，聞先生八口之家是更苦了。

一向講究飲食口味的詩人現在吃什麼呢？每天還能維持三餐，照例是醃菜，醃豆腐，和一鍋白水煮的白菜米粉；還有被他譽為『白肉』的豆腐，苦中作樂，詩人管這個菜取了一個專有的名詞，叫做『一鍋燉』。雲南的鄉下多是矮桌草凳，一家人便圍坐在地上共吃『一鍋燉』。

昆明雖然四季如春，缺乏陽光的破樓上却陰暗得難受。冬天來了，聞先生總

在上午飯前抱着氈子，帶領着太太孩子們到鎮外河灘邊的草地上曬太陽。在陽光的沐浴中，窮愁也就暫時遺忘了，缺乏的營養——聞先生說——讓我們向陽光找補償。

僻而擠的房子對於孩子和大人都不適宜，却又無法租賃較好的房子。這樣在普吉鎮勉強住了兩個多月，有一位朋友的太太來看他們，對於那種過份的擠認爲有改善的必要，恰好那位太太住的村子里有空的房子出租，聞先生就立刻決定搬家，全家動員搬到陳家營去。

日子一天比一天艱苦，陳家營的生活似乎已到了絕境，很少的人能夠那樣的忍受，但聞先生捆緊了肚皮仍然堅持下去。他應付第二期艱苦的辦法便是和飢餓作戰，三頓乾飯改成兩頓，兩頓還不行，就吃一頓乾飯一頓稀飯。那特製的『一鍋燉』也有了變化，最後的一滴豬油和一半白菜也被淘汰，而代之以豆渣。有時侯想加點葷，便到門前的田地裏捉些害農的蝗虫，回來用油炸一下，加點鹽，當作大蝦來咀嚼，或者去田溝裏捉田鷄回來，放在鍋裏煮，算是喝鷄湯。

柴炭太貴了，熱水不經濟，早上起來便帶着一家人到村邊小河裏洗冷水臉。村子到昆明有二十多里路，每星期在學校里有三天課，他依然保持着長征時候雄健的步伐，早去晚歸，怕在城裏耽擱久增加耗費。

生活這樣艱苦，他不祈求別人的幫助，也不要親友的同情。一點也不埋怨，而且告訴他的孩子：『正因為我們公正清高，不做貪官污吏和發國難財，才寧願挨餓，窮也要窮得硬！』

他自然已經看出政治有了缺點，不過他還保持着一貫的看法，雖然對政治有消極的不滿，却仍然信賴抗戰的領袖，並且說：『他是個好人，是左右太壞。』『他』既然是個好人，總會把局面弄好的，有人譏諷說除非奇蹟出現，現狀才會弄得好。聞先生則相信『奇蹟』是會出現的。

那麼，就等待吧，『等待奇蹟的來臨！』

飢餓，貧困，疲勞的步行，雖然在折磨他，他照舊進行他的工作，研究，整

理，發表，並沒有間斷，『詩經新義』的周南部分，差不多幾萬字的長文，經過審慎的推敲，才於此時公諸於世。關於圖騰神話的專著也先後寫成。而對於同人專題研究的討論會從未輕易缺席或在情緒上鬆懈。

在學校裏仍然是最受尊敬最被愛戴的教授。從不耽誤學生的學業，不隨便糟蹋上課的時間，健康的身體使他順利的克服了城鄉的距離。他總是準時的走進課堂，拍一拍身上的塵土，便開始他充滿了風趣的講授，那興奮的臉上看不出一點心內的憂鬱。

講白居易，講杜甫，總能把一首詩中整個的意境用語言以至用動作和表情表達出來，會使聽的人忘記這是聽千年前的往事。他能夠用一種細膩的感情去體會作者的心情和生活，把字句的推敲按排在生動的比喻中，使人不感到枯燥。

講楚辭，講詩經，他把年青人的想像拉回到遠古的時代，去親切地瞭解那時代的生活，那時代的社會情況，特別是一種羅曼蒂克的色彩能和繁瑣的考證訓詁調和得不使聽者有煩難的感覺。而從他的講授中除了得到文字的瞭解之外，還能

獲得許多新穎的發現，比如他會告訴你風騷，風馬牛不相及，這些最通俗的言語所含蘊的深刻的意義。那富有節奏的音調會使你發笑，憂鬱，興奮，憤怒。教室內外擠滿了學生。古董在他的處理下有了新生命，但他並不勸青年鑽古董。

鈴聲響了，他總被許多學生包圍着問長問短，雖然肚子裏飢餓，從不會失去慈祥的笑貌，還要在新校舍的門前觀看學生們的壁報，再匆忙的趕回家去，教育孩子，安慰多病的妻子，奔走借貸。今天勉強吃飽了，而明天的飯還不知在那裏？孩子們都小，還需要常常幫助那個忠實的趙媽做些雜事。

這真的是抗戰的賜予嗎？一個純真的詩人學者過着這樣的生活，就是『國家』重視他們的意思嗎？

可是聞先生對這種生活沒有埋怨，因為他天天看見村子裏還有比他更苦的同胞啊！

一九四二年清華大學創辦文科研究所，聘請聞先生担任所長，所址設在昆明

東郊的龍頭村。聞先生堅苦卓絕的撐持，總算得到一點心靈上的安慰，從此有一個機構可以幫助他做更有系統的研究了。他遷到村前的施家營，和許多同事在一起，朝夕相處，研究既便，也不感寂寞了。村子比較乾淨，房子比較夠住，算是他在昆明最舒適的環境。太太的身體在安靜中沒有更壞，老大老二在城裏進聯大附中，老三老四也在鎮上進了小學。雖然還是艱苦，大人小孩却都有了安頓。

聞先生簡生活也更有了規律，上課，研究，指導助教和研究生，他真是茹苦如甘，誨人不倦，絲毫不放棄自己的責任。他在衆多的專題研究之外，還不斷地做『歷代詩選』的工作。自然，一個認真嚴格的人，也看不慣別人的敷衍塞責。同事中間有不少人仍然掛着教授的招牌，在外面去覓取更好的生活，就不能不影響本身的職務而就誤青年的學業，聞先生看不慣這種人，他認為這種人應該離開學校去另謀生財之道。在他自己的一系中就有這樣一個顯著的例子，他就義正辭嚴的請求解聘這個人，不管這個人有多少空名，有多長久的歷史，和他曾經有過多深長的友誼。

他在純文學的講授外，還講授莊子，易經，這類偏重思想的課程，他也有獨到的研究。一向被視為艱澀的古籍，一樣可以講得深入淺出的為青年接受。自從他開了莊子的課程，新校舍的大教室，一連幾年，總是擠滿了。他講莊子，講莊子的玄妙思想，講莊子的文辭，特別分析產生莊子思想的原因和背景，他把莊子所代表的思想對比着當代知識份子的言行，充滿了啓發誘導的功效。

研究莊子，一方面瞭解了一種傳統文人的思想，一方面也瞭解了儒家的真面目，因為在莊子裏有不少提到孔子的地方。聞先生更喜歡研究屈原，他最能體會屈原的心境，屈原所生活的時代。他從許多不同的瞭解中終於肯定了屈原的評價，相信屈原是一個為人民的詩人，而不是統治階級的幫兇。

就從這一類的研究中，他的腦海中逐漸掀起一些模糊的意識，不敢相信，但也無法摒棄，祇偶爾在朋友的面前稍稍提到。他覺得對於傳統文化和固有道德的價值的評定，好像有個新看法，假如依據這個新看法做標準，一切傳統的評價都將不能存在。可是他還在懷疑，他以為那也許是自己的「錯覺」罷！

『錯覺』好像常常同他開玩笑，提出許多使他不能解釋的事情，便祇有壓制着『錯覺』，依然相信傳統的一套。這自然是很困難的事情，他心裏開始增加了不少的矛盾，而他則儘量逃避矛盾的解決。把注意轉到希望上，相信艱苦是應該且暫時的事情，當同盟國整個反攻的時候，最後的勝利就會來到，他安慰他的孩子們：『勝利快到了，我們又可以回到北平恢復快樂的生活了。』

同盟國的機羣在祖國的藍空上飛翔，敵人的空襲已經減少，這事實的證明更加强了善良人的遐想。勝利，勝利會帶來幸福，苦難的日子是應該終結了。

這是一多先生應付艱苦飢餓的最後的辦法：忍耐和等待。雖然人已爲飢餓所催老，健康已被損耗，而他依舊在忍耐和等待。

『等待奇蹟的來臨！』

## 一一 否定過去

一九四三年，抗戰進入第七個年頭，蘇聯的大反攻已經開始，太平洋上的盟軍也站穩了腳頭，可是在中國戰場上的情況却每況愈下，失地更擴大了，政治更腐敗了，獨裁更加强了，財政經濟更混亂了，發國難財的更富有了，而人民的生計更痛苦了。聞先生住在鄉村，親眼看見人民的痛苦比自己更深，總以為是短期的現象，在戰時是難免的，所以他不僅自己忍耐，也勸別人忍耐。可是日子長了，局勢始終沒有好轉的希望，那埋藏了很久的憂鬱更加重了，而那模糊的新看法所造成的矛盾也更加多了。他慢慢地陷於迷惘了，傳統的信仰已經無法為他解決困惑，而困惑却逐漸緊緊地壓縮着他，以至於使他窒息。

他試着用那模糊的新看法去處理困惑，感覺到輕鬆而且易於解決，但是，多少年積壓的負擔啊，想毅然擺脫無疑地又是非常艱難的。

他溫習着兩千多年的國故，曾經把一半的生命消磨在那些古籍中，曾經在那些古色古香的氣氛中，在那些文辭思想的探索中領取過愉快和欣賞的樂趣。一旦把這些東西放進現實的生活裏，他不能找出一點真實的價值，他感到自己受了欺騙了。

他回憶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世，以及那嚴厲冷酷的教育——多少人都像他一樣的沒有歡笑的童年啊，又有多少人受過這不合理的管束啊！他想起許多的問題，想起許多不公平的現象。從個人到社會，從家庭到國家；他到處看見一個儒家的陰影，在撐持着頑固的『家長』主宰子民的生活。他看過父權的專制，重男輕女的惡習，民族之間的歧視，軍閥政客的無恥。從回憶里，便更生長了他的憎惡與仇恨。而從憎惡與仇恨中，他這才理解到那些年青的姪輩們為什麼易於掀起反抗的情緒，整個地投身到另一個新世界去。

就在這種內心的觀念衝突和鬥爭中，他掙扎，他苦悶，而他也開始有計劃的去學習，去嘗試，想着去追隨姪輩的後塵接近新的世界，試着用新的觀點，新的方

法去清理過去的研究。經過一段時間的猶豫考慮，他決心澄清思想中的成見，盡量排斥仍在作祟的舊的觀念。

他便像個小學生一樣，開始新哲學著作的閱讀，開始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他從那些書中抬起頭來，笑着鄙棄了自己的過去——「一個觀念論者而已」。而現在他是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禮了。

他興奮地閱讀魯迅的作品，認識了魯迅的思想，魯迅的人格。不僅同情魯迅的遭遇和魯迅創作的環境，更充滿了敬佩。他向魯迅懺悔了。他對於過去隨和着京派人物侮辱魯迅的態度，公開地表示了最大的歉疚。

更具體地仔細研究「整風運動」的文獻後，根據其中的指示，他檢討了自己的過去，分析了自己的生活與思想，這才把那種模糊的新看法形象化明朗化了。待他毅然轉變之後，他會把這些心得總結起來，在一次學術性的討論會上，提出了這樣的綱領：

政治是最尖銳的人生，人生觀即政治觀——反對政治與不管政治也還是一種政治，社會動物即是

政治動物。

進一步，他指出：

政治即是階級的協調，當社會階級鬥爭最尖銳時，就產生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各個人就拿自己的階級意識支持其政治理論，推廣而成爲所謂的人生觀。所以談思想而不涉及政治，談政治而不提到階級的經濟基礎，都是有意的或無意的躲閃問題，而不是真正地去解決問題。

根據這個綱領，去分析中國的傳統思想，聞先生更堅決地否定了過去，因爲不管是儒道墨法那一家，都是這樣的。

因此，再對學生講授的時候，參入了必要的批判及和現實相關的啓示，不再完全保持欣賞的態度了。這自然使他的研究更進一步，如他自己所說的『接近了真理』，因爲『真理是屬於人民大眾的』，他的研究也即是爲人民的了。在古典文學中，他肯定了屈原的崇高地位，因爲『屈原是爲人民的詩人，爲人民寫詩，爲反抗昏亂的政權，効忠人民而死的』。他寫了『屈原問題』，寫了『人民的詩人——屈原』。

離開新詩的陣營已經許多年了，朋友介紹一本田間的詩集給他看，『初看

——他說——這叫詩嗎？」但是，再看，他恍然大悟了，「唔，這是戰鬥的聲音。」這聲音把他帶回到詩國里來了，他不是以「新月派」的姿態回來的，而是以另一個嶄新的人回來的。他斬掉了傳統，斬得乾乾淨淨，站在一個頂前進的立足點上，他回到現實里來了。他把生活和詩扣緊在一起。

他帶着極欣悅的心情說：「和詩隔絕了這多年，這才慢慢地能讀詩了。年青人的詩，那麽有生氣，那麽活潑，興奮得叫人心跳。」

在教室里洩露了他心中的興奮喜悅。唐詩課上，他敘述着中國詩歌的歷史，讚美「三百年的歌唱——詩經」和「人民的歌唱——楚辭」，他說南朝的宮體和中唐以後的詩都是頹廢墮落的詩，要健康呢，祇有將詩歌從統治者的手里，還給勞動的人民。田間的詩給了他一種有力的啓示，從那些簡短的詩句中，他聽出了鼓的聲音，他便朗誦了田間的詩，並且宣說：「詩歌是鼓，今天的中國是戰鬥的年代，需要鼓。詩人就是鼓手！」所以他特地寫了一篇「時代的鼓手」，介紹田間的詩，跟着對於馬耶可夫斯基的作品也極爲讚揚——因為他們都是歌唱人民的

## 戰鬥的鼓手！

教室里的聲音很快地播開了，年青人爭相議論，「聞一多先生又回到新詩的陣營了。」愛好文藝的青年漸漸地緊緊圍繞着他，在擁有多數成名的和正在寫作的詩人的聯大里，都要這位新詩的先進重新為他們開創一條道路，好讓他們有所遵循。

聞一多先生沒有令他們失望。他在瀰漫着哲學意味頹廢意識與為藝術而藝術的聯大詩人羣中，提倡健康的活潑的有生氣的為人民而寫作的新詩。扶持了一個新詩社的組織，展開了文藝的學習與批判。又和一位英國詩人白音先生合作，編輯『中國的現代詩選』，把中國詩人的作品翻譯介紹給英美。這個工作自然是有價值的，而且也是極適於他做的，因為，「許多朋友鼓勵我做，認為我比較合適。我寫過詩，多少能鑒賞；現在不寫了，不至有門戶之見。」——這是他寫給一個朋友的信上的自白。的確，他沒有門戶之見，在他尚未完成的手抄的七厚本詩選上，包括了二三十年來各種流派的作品，假如有遺落的話，那是因為反人民

殺了他，使他無法繼續搜集尚未搜集的作家。

在工作上，如我們以上所述的，他已經清算了自己的過去，真正地走進現實中來。在生活態度上，他同樣地鄙棄了過去，而在實踐着一種新的作風，一種真正的民主的生活。

他深深地感到虛文縟節，注重身份，裝腔作勢的可恥。他憎恨那些雙重人格的人——在青年人的面前是一副嘴臉，在另一些人的面前又是一副嘴臉。他，主張坦白，反對虛偽，『是怎麼樣，就怎麼樣！』絕不能在年青人的面前誇耀或顯示身份地位的不同。他盡量壓抑過去近於狂傲的習性，盡量糾正傳統的遺毒。和青年接近，親切，誠懇，兼具有長者父兄或朋友的愛護與關心。青年對他是更親切，誠懇和敬仰了。從此，他的生活便和青年們息息相關着，當他自己勇敢地走上為民主為和平為人民而奮鬥的道路以後，他成了青年的導師，便不得不和許多仍舊甘願停留在傳統里生活的人分手，但他一點也不因此感到孤獨，而相反地感到自己更有力量。因為他從青年們的生活中，得到光，得到熱，得到人間的愛，

特別是從青年們的生命中，他領悟到一種向上的心，和向上的勇氣。

在學業上，他誨人不倦；遇有困難，他會忘我地去幫助別人。而無論在集會中或在訪問中，從沒有擺出師長教訓的姿態，他願意聽取對方的意見，願意用討論的方式去求得結論。他的性格直率而易於動火，但對待年青人却從未顯示過傲慢，他會體諒而慢慢地用事實用理論去說服看法不同的人。而把他的誠懇和他的風趣保證理由的正確，並使對方不感到難堪。他會告訴你，『我以前還是新月派呀！』這樣，他就用自己的經歷作為有力的例證，而希望對方拿出勇氣來接受新的看法。

這種民主精神已經充溢了聞先生的整體，他在家庭里對待夫人，對待兒女或對待雇工，也都採取了民主的作風，而極力要改掉傳統的家長作風，造成一個愉快的家庭。

自己早年的經歷，早使他對舊式家庭懷着憎恨，所以他對待兒女夫人的態度已經有了許多不同，現在他自己得到了新生，也要把這種新生輸入家庭。一次，

他因爲心煩而罵打了正在吵鬧的小妹幾下，立刻受到其他四個孩子的問罪，他們對於父親給小妹的體罰提出了抗議。聞先生非常歉疚，他向孩子們道歉，並且說：『這都是傳統家長作風和傳統家庭教育的餘毒，他正在糾正，但仍然有這種錯誤，是應該慚愧的。』孩子們被感動了。

有這樣的父親，這樣的家庭，自然要培植出有志氣的兒女。就是那位挨打的小妹妹剛剛進小學，已經非常喜歡新詩，她自己爲她的詩集題名『金黃色的太陽』。更值得提起的是和他一道遇刺而受傷的長子立鶴，在聯大附中剛唸完高中二年級，因爲不滿意學校的課程和設施，決定休學。他向聞先生提出，被拒絕了，因爲聞先生希望他好好畢業考大學。立鶴寫了一封長信給他的父親，說明自己爲什麼要休學的理由，並且保證一定努力自修考取大學。聞先生接受了他的請求。因爲他是講道理的。立鶴果然沒有使父母失望，暑假中以同等學力考進了聯大外文系。

這是一種新的教育，一個新的家庭，聞先生早已遺棄了聞老先生的那一套傳

統方法，變嚴厲爲和悅，變督促爲誘導，讓年青的一代有自主自動的權利。而在父子天倫之愛上，又增加一種從內心激發出來的友情。

所以，雖然在極端的艱難困苦中，一家大小都能共同分担不幸與憂愁，連那位從北平跟隨出來的趙媽媽也能夠體諒主人的處境，把自己也融和在這個共患難的集體中。

聞先生就從這中間得到一種心靈上的安慰，而更堅定地信仰着那個新看法——這新看法使他改變了思想，改變了生活；這新看法擴大了他的眼界，更充實了他的工作，讓他在新舊之間比較一下，他更瞭解了生活的意義，人不應該單是爲了自己的存在而生活的！

是的，人不應該單是爲了自己的存在而生活的！

那麼，該替別人做點什麼呢？聞先生考慮，選擇，他顯然覺得自己所做的太不夠了。

十幾年前喜歡新鮮，喜歡變動的心情又復活了，他不再甘於沉默，向許多人

傾訴他心中積鬱，宣揚他那個新看法了。

鄉居，他不能做很多的事情。他感到寂寞，也不免感到落後——每一次自昆明歸來，腦海中便隨時浮現出許多年青人的行動與聲音。他從那又逐漸熱鬧起來的民主牆邊經過的時候，復活了的心更跳動了。

內心的觀念搏鬥已經結束了，應該把思想和實踐緊密的連結起來呀！

聞先生在加緊地準備着。

## 一一一 轉變

一九四三年的秋天，聞先生爲了孩子們上學的關係，決定遷回昆明城里。但是昆明城里的房子租金貴而難找，幸虧他得到省立昆華中學國文教員的兼職，這個學校給了他一間狹長的住房，和一間堆放破爛東西的暗房，總算解決了住的問題。

這樣一位名教授來担任中學的教員，應該是學校最大的光榮，但學校沒有力量給他特別的待遇，聞先生和大家一樣每月可以領一担米和一點有限的鐘點費。有些教員都是聞先生的學生，瞭解聞先生的家境，心里都非常不安。但聞先生則非常泰然，他所最希望的就是和大家一樣，不願因爲資格和身份而顯得不同。正相反，在久經艱苦之後，對於兼職極爲愉快，就是那點米那點錢的補貼，湊起聯大的薪水，使一家人離開了飢餓的狀態。

用着欣悅的心情，和許多樸實的，還有不少帶着泥土氣息的中學生朝夕相處。在年青人的愛戴欽敬中，聞先生領略了一種新的經驗——怎樣把深奧的課本講解給學生聽呢？不能再用教授大學生的方法了，他必須盡量避免專門名詞術語的運用，而以最淺近的說法使學生理解。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這是一種訓練，使得聞先生瞭解到知識和身份的不同在語言上也有了差異，在他後來和人民接近的時候，減少了許多不可免的距離。

昆中的兼課，雖然免去了聞先生的飢餓，但營養仍是非常不足的，孩子們都正在發育的時期，無疑地身體要受到妨礙，太太又多病，聞先生自己也是將近五十歲的人了，辛勞疲勞早虧損了他的健康。搬到城里，朋友們親眼看到一代學人過的是這樣的生活，都爲他不平，而聞先生被同情激動的淚眼里，却帶着苦笑：『已經是好多了！』一聲長嘆，是多少辛酸的眼淚啊！

同屬不幸的文人都在爲他打算。他們想起有的同事舉行過字展，在昆明賣字也有不少的收入，『聞先生也來一次罷！』他笑着拒絕了。他沒有那多本錢那多

空暇去準備，更謙虛地表示自己的字還夠不上出賣的水準。但熟識的朋友誰不知道呢？他不僅是文字學的專家，而且小篆金石文都有精到之處，就根據這些精到之處，朋友們爲他想出了另一條生路，聞先生開始了『手工業』的生活。

昆明接近出產象牙的地區，欣賞和收藏牙章是昆明流行的風氣，聞先生是藝術家又是金石的專家，對彫刻也曾經有過興趣，大家勸他『公開治印』，浦江清先生更爲他寫就了介紹的文啓，從此，昆明市上就出現了『聞一多治印』的牌子了。

印章，從本市，從外縣擁來。牙章每字一千二百，石章每字六百，窮困的聞先生的收入增加了，菜里漾出了一些油花，太太可以少耽些心，孩子們也慢慢地不再喊餓了。

刻啊，刻啊，成天在刻，通夜在刻，刻得右手中指起了個老大疙瘩，刻得手發抖，眼睛發花。但爲了一家人的生活，他解嘲的說着『我是個手工業者』。

研究所的工作，聯大和昆中的功課，治印，排滿了他全部的時間，他日以繼

夜的忙碌着，那歷年來飢餓的陰影仍然隨時出現在他的眼前，他憎惡，自然也有些恐懼，一定要擺脫掉。祇要面前有了各處交來的圖章，陰影立刻消逝；有時候收件的人疏懶，遲延了送遞的時間，聞先生疲倦的面龐上又不免要引起驚慌。

收件的地方逐漸固定並增加之後，不必要的驚慌也就慢慢減少了。

從溫飽降到飢餓，又從飢餓窮困中回到溫飽的人，那是有難以形容的心理變化的，他瞭解人間的快樂，痛苦憂愁的真正原因，更瞭解各種不同的人的生活，交織着複雜的心情，終於把昨天當作一種警惕，用無比的辛勞應付着今天和明天。

聞先生就藉着這個『手工業』克服了抗戰後期所給他的痛苦，也是用這個『手工業』延續着他的健康一直到反人民集團謀殺他。

假如僅僅是爲了個人和一家的飢餓，聞先生是已經度過了難關，而且祇要拼命地辛勞，還可以改善。他的確是在拚命地辛勞了。當他能夠安定坐下來喝一口茶抽一口煙的時候，却仍然有憂鬱，這又是爲了什麼呢？聞先生的認識是更深刻

了，他時常得到朋友的安慰與同情，這些自然是可感的，可是他的記憶里還有比他更不幸的人們，生活比他最艱苦的時候還要艱苦——多年鄉居的體驗，長征時候的印象，都在他剛剛溫飽的日子里隨着那個模糊的新看法盤旋在他的心中。他不能不感到詫異和不平了，爲什麼有這麼多人同情自己的不幸而極少有人提起或想到那更多的不幸同胞呢？爲什麼自己的辛勞就可以博得溫飽和改善，而那些善良的同胞辛苦了一世也翻不了身呢？挨過餓的人是瞭解飢餓的人民的痛苦的。他明白了，自己雖然受過艱苦，原來也是屬於知識份子，也就是傳統的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從傳統的標準看來是不應該受苦的，居然受了苦，是應該得到同情和安慰的。至於那些農民苦力，是屬於被統治被奴役的階級的，他們的辛苦和不幸，據傳統的說法，是『理所當然』的。可是，這種辛苦和不幸是太不人道了。這，祇有挨過餓的人才能深切地體味到。餓，沒有使聞先生向罪惡屈服，却使聞先生看透了罪惡的根源。

聞先生悲憤極了，『這就是我們的社會嗎？可恥的士大夫階級！』

這樣，他澈底明白了自己過去的工作價值了，『都是替統治階級幫兇呵！』他更鄙棄了過去，來追尋統治者的面目。他要看統治者究竟在怎樣地壓榨自己的人民。

他找到了最真實最確切的證據了。幾年鄉居生活，已經使他耳聞目擊了不知多少農民的痛苦，而新的殘酷現實又呈現在他的眼前：

從昆華中學到聯大新舍，要經過昆明西郊的環城馬路，湘桂戰役後，這條馬路上不斷地走着面黃肌瘦的病兵，穿着極髒的軍衣，赤着流膿流血的腳，眼睛里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絕望和求救，簡直無法再走動一步了，而長官的鞭子打過來了。對於那滿面紅光的長官們，鞭子的輕重是無所謂的，那些衰弱的病兵便被打得皮破血流，痛苦的抖着，勉強移動着步子。有的病兵是實在不能支持了，兩眼變黑，嘴唇發白，手足陣陣地痙攣着，終於倒在地上死去了。假如長官高興的話，就叫沒死的病兵抬去埋了，不高興的話，就一任這屍體腐爛，發臭，生蛆。

這就是我們的兵士，就是向法西斯日本作戰的兵士！

聞先生清清楚楚的看見了這種殘忍的現象，他也清清楚楚地記得鄉間徵抽壯丁的情形。啊，原來那些樸實的善良的農民是被拿來這樣對待的！他每天幾乎都看到這種殘忍的現象，回到家裏，簡直無法安靜下來，滿腔的憤怒，眼睛發直，全身戰抖，坐在一堆圖章之前，不住的罵道：『太沒人性！』

太太勸他別生這麼大氣，朋友也勸他：『這是大家的事，不是一個人管得了的！』聞先生憤怒的吼起來：『我不管就沒人管了。』

病兵的印象給他的刺激太深了，在昆中的作文班上就出了『病兵』的題目。一個教導團經過昆明，他的一位遠房的姪兒，曾經向他洩露了許多軍隊里的黑暗，貪污與無數的罪惡，這使他瞭解了『病兵』的造因和抗戰失利的根源了。醜惡，醜惡，醜惡的現實不斷地刺痛他的心。看看知識份子的沉寂，他覺得自己再不出來說點公正的話，便是無恥的自私。他想起魯迅的話來了，『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便挺身而出，單槍匹馬的爲正義人道而呼籲。

憤怒在他心中燃燒，燒得他無法沈默，無法強做安靜，若無所聞。他發表了

一篇『可怕的冷靜』，斥責知識份子對現實沈默的可怕。跟着寫了『愈戰愈強』，『一個白日夢』……一連串火熱的文章，對醜惡的現實展開無情的正面攻擊。

圖章刻得不起勁了，拚命地寫文章，傷風時鼻涕凝在美髯上也不管。時常滔滔不絕地向來訪的人談他對人民爲什麼會困苦的看法，現在他不再停留在『死水』的時代，他已經深深地領悟了美的所在是要自己去創造去追求，才能得到的，世界絕不能再放任給醜惡去開墾了。

然而，要改變這個現實，要打退和消滅政治上的逆流，一個人單獨努力的效果是有限的，如果把無數的個人聯合起來，那效果就很大。聞先生認清楚這個道理，而決心走到羣衆中去，獻身於民主運動，是和吳晗先生接近以後的事。在一次長談後，他們二位成了最知己的朋友、同志，一直共同分擔着憂患與工作。聞先生又和他的三十年老友潘光旦羅隆基二先生重新聚在一起，把友情和正義融成一體。他經過一禮拜閉門不出深長的思考之後，正式參加了民主同盟。一九四三年的冬天他出任民盟雲南支部的省委，同時擔任了同年十二月八日創刊的民主週

刊的編輯委員，公開地走上了爲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的道路。

依然有人在勸阻他，說：『應該冷靜點，別意氣用事，中國的政治是複雜的，你不懂政治，更不懂中國的政治，最好是不管的好！』聞先生痛斥了這些人，他告訴這些不『意氣用事』的人：『中國的人民已經冷靜地忍耐了三四千年，結果是放縱了剝削階級，讓他們得寸進尺，把人民的最後一滴血也榨取掉。還能冷靜嗎？哼！冷靜就是向人民公敵投降！』

從此，聞先生在原來的研究，授課和刻圖章之外，又增加了一項神聖的工作，爲中國人民解放的工作。

除了那一連串的火熱的政論文章，他還用如椽的大筆揭發了傳統思想的毒害。他把二三十年來研究的心得通俗淺近地寫了出來，在『什麼是儒家？』文中告訴青年：儒家的思想就是叫人民好好奉承主子，好好的做奴才；所謂儒者比統治者更可怕，是涼血的陰謀者，是最狡滑的人——殺了人還要叫別人感謝，真是

最陰險的劊子手；這些儒者也就是士大夫階級，向來是站在統治者和人民之間的，不僅獻媚主子，而且做幫兇；他們相信中庸的道理，什麼是中庸呢？就是不認真，不澈底解決問題，不分青紅皂白，一味折中，把有理的變得沒理；沒理的變得有理。這就是儒家的面目，直到於今還存留在知識份子的血液里，故意裝出偽善冷靜的姿態。所以他肯定地說：在今天沒有中立，反人民的就是敵人，和人民在一起的就是朋友。

果然反人民集團就喜歡儒家，配合着政治上種種倒行逆施，他們發動了一批御用的文人，提倡復古的運動，要恢復儒家已失去的權威。聞先生在論『復古的空氣』一文中，痛斥這種復古的荒謬和反動，並且接着寫了『家族主義與民族主義』、『關於儒，道，土匪』、『畫展』……對於知識份子的思想言行痛痛快快加以切實的批判。

無數的青年被聞先生的聲音感召了，年青一代的知識份子不甘於重蹈傳統文人的覆轍，都圍集在他的四周，等待他的指示和領導。

聞先生正式出現在羣衆的面前了，被許多熱情的青年擁戴着，他坐在一個會場的中間，顯然他感到不安了。這種空氣對他太生疏了，三十年前在清華園的經驗早已不足比擬了。像他讀年青人的詩一樣，他對於會場里充滿了活潑健康的生氣，也不免心跳了。

那是一九四四年的五四前夕，他好像感到慚愧似的，在紀念五四的晚會上站立起來，向四周望望，又低下了頭，終於開口了。首先他覺得慚愧，多少年來自己是落後了，自己的工作也脫離了現實。他回憶起五四當年的情景，他宣佈『五四的人物是沒有完成五四的任務的。五四要科學，要民主，五四的成名勇士幾乎都變成反民主的人物了，另一些人雖然埋頭於學術的研究，成就自然多少是有一點，可是沒有民主的國家，怎麼能保障和獎勵學術的研究呢？』這是鐵的事實，年青人隨着他激動的聲音而激動了，另一些出席晚會的先生們也不免被感動了，『祇要想一想這幾年的生活，看一看政治的貪污腐敗所給人民的苦痛，有良心的人應該作何感想？……』他流出了悲憤的眼淚，在青年長時間的鼓掌聲中，他停

止了他的講話，會場里跟着是一陣沉默，每一個人都在自問了：『有良心的人應該作何感想？』

會場上仍然有人在別有用心的從『歷史的眼光』證明學生運動都是一個國家的不幸。是的，一個國家要青年去過問政治，因而『耽誤』了學業，確是『不幸』的事情，但是爲什麼要發生這種『不幸』的事情呢？聞先生抑着憤怒，強作笑顏的回答了，『還不是因爲沒有民主！』

聞先生告訴他的學生：『我雖然長期的脫離了現實，但我的二十年來的研究在今天總算得到了結論了。五四運動所毀了的孔家店又死灰復燃了，我要重喊打倒孔家店，我相信我夠資格喊打倒，孔家店的一切祕密內容，我都熟悉的，我可以把它一起拆穿，現在大家又再提出五四的口號，我是願意和你們聯合起來，和大家裏應外合的整個摧毀毒害民族的思想。』

不少爲聞先生的詩文人格所傾倒的青年深深地驚訝，十幾年和聞先生共事的朋友也覺得奇怪，坐在會場中間的就是『新月派』的詩人嗎？那位就是研究金石

甲骨的專家嗎？就是那位『不妨抽口雅片』朗誦英詩的教授嗎？太不像了，不會的罷！但電燈光下明明白白站着他，一個富有正義感的美髯公，一位謙虛的長者，那正是聞一多先生。

你覺得奇怪嗎？一點也不奇怪。『國家糟到這步田地，人民痛苦到最後的一滴血都要被剝削掉，自己再不出來說公正的話，便是無恥的自私！』

過去有什麼值得留戀的呢？要向幾千年惡毒傳統宣戰，要向代表惡毒傳統的反人民集團宣戰。他早已否定了自己的過去，他自己便是一個辯證的歷程，現在是真正走上了新生大道了。

越發顯得忙碌了，為生活忙，為民主運動忙——奔走，寫作，指導青年，出席各個座談會討論會。

他還要為研究室的工作忙，每星期要有一天或兩天在鄉間。為學校的課業忙，在極有心得的各門課程中，又添加了新觀點的解釋，內容更豐富而精彩了。從前幾乎沒有人選修的古籍，像莊子、易經之類，自從由聞先生講授後，聯大新

北區最大的教室也坐滿了聽講的人，其中有校內的學生助教講師以至教授，還有不少校外自學的職業青年。他使枯燥的古董也有了新生命，一點不故弄玄虛的講解，介紹和批評。年青人從他的指示中認識了國故的真面目，研究學習的興趣大提高。這證明了一個事實：有合理的教授方法，才有有效的學習。

他絕不因爲自己的工作加多，就疏忽原來應負的責任，這，就是聞先生能得到青年敬佩的最大原因。說話，做事認真，負責，就像他寫字一樣的一筆不苟，像他待人接物一樣的誠懇無私。

到了一九四四年的七七了，苦難的抗戰七周年紀念，雲南大學，中法大學，省立英語專科學校的自治會，聯合了聯大的壁報協會（聯大其時的自治會是包而不辦的），決定在雲南大學的禮堂舉行一個擴大的時事晚會，敦請了一二十位名流學者，檢討一下七年抗戰的情況，這是新四軍事件後昆明第一次大規模的正式集會。久被壓抑的昆明青年，從全市從四鄉趕來參加，雖然羣衆的心里不免仍有

顧慮。開會的地點是在雲南大學，校長竟自己請一隊警察進校「維持秩序」，被學生拒絕了出去。

會總算順利地開成了，發言的大半都是聯雲兩校的教授，分別從政治軍事經濟外交國際各方面展開了討論，自然對現狀有許多不滿，可是現狀確實不能叫人滿意呀！雲南大學的校長熊慶來在一種恐懼的心情中站起來發表了冗長的議論，目的不外乎替現狀辯護，竟至從數學理論上去找逢迎聖上的根據，勸大家在學校里的言論不要超出「學術研究」的範圍。

聞先生那天也出席了，在長時間的討論中，他始終沉默着，認真的聽取各位先生的講話，同學們一再要求他發言，都婉謝了。

但當態校長剛坐下去，隣座的聞先生就憤怒地站了起來，會場里先前爲那冗長演說所引起的煩躁不安平靜下來，聞先生的聲音比五四晚會更響亮了。他像是充滿了靈感，在寫一首挑戰的詩：

我，脾氣非常不好，我很容易動火，說話也就容易得罪別人，不巧的是偏偏又有那麼多要我動火

的事情。

一個字一個字清楚地吐出來，抑揚頓挫的音節，就像聞先生在朗誦詩歌一樣，但這是嚴正的控訴：

雲南大學的熊校長，閉口學術研究，閉口研究學術，這那里值得強調，值得嚇唬別人？誰不是曾經埋頭做過十年二十年的研究的？誰不希望能夠繼續做他的研究？但是，可能嗎？我二十多年的生命都埋頭葬在古書古字中，現在我是無法再做那自鳴清高，脫離現實的研究了。

國家糟到這步由地，我們再不出來說話，還要等到什麼時候？自己怕說，別人說了，啊，又怕影響了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前途。真是可恥的自私！

雲大當局是這樣的，我們聯大當局還不是這樣的！胆小，怕事……這就是知識份子的態度……。他正式向自己的同輩分手了，向那些自私的知識份子宣戰了。但是，他並不孤獨，圍繞在他身旁的是成千成萬的青年。正因為他離棄了過去的同輩，他更和廣大的人民接近了。

## 一三一 爲民主而工作

一九四四年仍然是民主運動的低潮期。在後方的許多城市中，「格殺打捕」控制着一切，用各種卑劣的手段摧殘着民主運動。昆明因爲有比較好的羣衆基礎，加上其他條件的配合，低潮就結束得快些。

昆明的職業青年是值得敬佩的，自從有了李公樸先生的領導之後，他們在民主運動中貢獻了不少的力量。不過在運動的初期還是以學生爲主體的，被稱爲民主堡壘的西南聯大，在聞一多先生吳晗先生等積極推動下，行動更顯得有力了。

但是，民主不應該是知識份子的專利品，民主應該是屬於人民全體的，聞先生等瞭解昆明的民主運動不能常期局限在學校里，民主運動一定要吸收廣大的人民來參加。因此，聞先生在校內民主精神已經普及之後，他隨同着領導的集團再把注意擴展到社會上去。他自己從書齋走到青年中，又進一步的從青年中走到廣

大的人民中去。

湘桂的大撤退，『中國的堪察加』也岌岌可危了。政治上却不僅毫無改善，而且只有更加變壞些，包括聞先生在內的一批民主人士，就在這最危急的關頭，喊出了保衛大西南的聲音。

雙十節到了，他們組織了一個擴大紀念的大會，會場定在市中心的省立昆華女中的操場上。離開會還早，羣衆已經從各處聚攏來靜候着。那是一個富有歷史意義的大會。李公樸先生是大會的司儀。好幾位地方代表，也在大會上說出了雲南人民的要求，而聞一多先生在四五千包括了各階層男女老幼的羣衆面前更表現了他對人民的忠誠，吳晗先生，羅隆基先生也在大會上相繼向昆明的社會人士表示了他們的願望。

這樣的大會是人民所歡迎的，自然就爲反人民集團所憎惡，在會議的進行中，先後發生了兩次爆炸的聲音，壞蛋在人羣中投擲巨型的爆竹，企圖破壞大會的進行，曾經一度引起了很大的騷亂，羣衆因驚惶而受傷的將近數十。第一次的巨

響後，壞蛋們以爲得計了，但是沉着的李公樸先生用着最大的聲音鎮定了人心，恢復了秩序，所以當壞蛋們玩弄第二次無恥行徑的時候，已沒有效果了，並且爲羣衆所查覺，一個個失去人性的東西終於被地方當局臨時趕派來保護會場的軍警逮捕了（這種措施和較場口滄白堂比較起來是夠人深省的）。大會照常進行，聞先生用着穩健的姿態極有力地宣讀了由他潤色并抄錄的大會宣言。這宣言代表了雲南人民也是全國人民的要求，這宣言也充分地表現了聞先生對現實的認識。

宣言是這樣開始的：

今年這一個雙十節，不但是民國史上空前的危機，而且是中華民族生命上空前的危機。外則強寇深入，二十餘省土地淪於敵手，三億以上人民變爲奴隸。內則政專於一黨，權操於一人。人心渙散，舉國沸騰，三十三年前祖先苦心締造的民主國家，到今天國既不成國家，民更不是主人。瞻顧前途，不寒而慄！

這種危機是怎樣造成的呢？宣言有這樣的回答：

國家所以造成今日局面，絕非偶然。全國人民固應深自愧悔，而專權在位十餘年的國民黨尤應引咎自責。就拿八年抗戰的歷史事實來說，抗戰初起的時候，全國國民一再呼籲，認爲必抗戰民族始有

生命，必民主抗戰始有勝利。……民主必實行憲政，限期四年，今時間早已超過，諾言仍未履行，……：民國二十四及二十五年的時候，政府曾一再宣佈召集國民大會，結束黨治，今則推諉遷延，將近十年，民國三十二年，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又決議抗戰結束一年後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最近蔣主席又公開昭示國人，正在考慮提前實施憲政。訓政果未完成，十年前何以即可實施憲政？訓政既可隨時宣佈結束，憲政又何必推諉明年？更何必待諸戰後？八年抗戰犧牲了數千萬人民的生命，數萬萬人民的財產，本應是保全民族生命建立民主政治的代價，而不是爲一黨一人把持權力的機會。今日的形勢既有結束黨治，選政於民的需要，而我們國民亦有立即實行憲政，實現民主的權力。

實行民主無疑地是全國人民的希望，如何實行民主呢？宣言的後一部分，提出了具體的主張，聞先生的聲調傳達了全國人民的心聲，越加宏大而有力了：

切實保障人民身體言論集會結社等自由，立即釋放漢奸以外的政治犯。立即澈底改善財政及經濟政策。停止通貨膨脹，但必須用毅然決然的手段，使富有階級依能力担負戰費的責任，以便減輕平民的痛苦。必須澈底提高士兵待遇，調整軍事編制，並且普遍平均分配全國軍隊的裝備與供應，

顯然的，祇有真正做到了這些之後，纔可以避免社會的不安和人心的不平，全國的團結纔能加強，抗戰的力量纔能充實起來。

除了要求這些根本的解決，當前的問題是應付敵人在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間的攻勢。雲南各界紀念雙十的大會，向全國緊急的呼籲，要動員一切的力量，保衛民族最後的生存地帶，聞先生在千萬人的狂呼中提出了『保衛大西南』的口號——雖拚至一兵一卒，亦必須保衛大西南！

大會開過之後，重慶，貴陽，成都，也振奮起來了。迎着昆明的巨浪，民主運動在各處開展起來了。

自然，人民的堅決要求要引起反人民集團的震怒。就像一個不肯上進，甘趨下流的人那樣，對於逆耳的忠言一概當成仇敵。聞先生的名字被當局注意了，正式的警告，側面的勸說，相繼而來，但他是本着良心呼籲民主，他所選擇的道路既是對的，就要走完這條道路，有始有終，絕不臨陣脫逃。就是這一點信念，才真是人格的分野，有不少這樣的人呀，又想說話，又怕說話，吞吞吐吐地說了一點，而一片落葉的聲音就足以把他們嚇回書房去。『充滿了安全感，這就是知識份子的劣根性！』

聞先生已經無疑地是青年的導師，是羣衆的領袖，但他謙虛，他學習。在自己的兒女面前，在青年們的面前，他坦白地敍說他自己的選擇：『以前，我不斷地在摸索什麼，而真理永遠在遠處。可是四十多年的追求，終於找到了。是什麼呢？是「民主」！以前的日子真是荒廢掉了。』——他說——『我相信自己的生命是從戰爭之後開始的，也就是從四十歲開始的，如果說過去的日子有值得紀念的價值，那祇是使我對於中國文化有澈底的認識，勉強算得是行動的準備期罷了。』

他既找到了真理，就決心實踐。

不管是陰是晴，是冷天是熱天，認爲該作的事，他毫不遲疑，獻出了全部的時間和精力。民主運動的工作沒有足夠的經費，有文件要印刷時，往往是他自告奮勇寫鋼板，不管多少張，像寫在他古色古香的稿本上一樣，從頭到尾，一筆不苟。昆明那時候還沒有公共汽車，私家也少有電話，任何文件要找人簽名，跑腿的人，一多先生必定是一個。要開會，分別口頭通知，他也担任了一份，挨家挨

戶跑，跑得一身大汗，從未抱怨過半句。

宣言通電的起草或潤色一定是他，在深宵，在清晨，執筆沉吟推敲一字，一句，一段。朋友們安慰他的過度辛勞，他總是微笑的回答：「誰叫我是國文教員呢？」

一個國文教員能做些什麼呢？一枝筆，一張口而已。他要用口誅筆伐，挽救祖國的沉淪，完成人民的解放。

雙十節剛剛過去，另一個重要的節日又來到。這就是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護國紀念日。

這個偉大的光榮，不單是屬於雲南的，更應該是屬於全國的。三十年後紀念這個光榮的節日，意義是更深刻了。袁世凱的獨裁專制仍是活的事實，雲南人民和全國人民對打倒民主敵人袁世凱的護國之師更加充滿了敬意，雖然這個節日的史實被顛倒，紀念也從欽定的日曆上取消了的。

工人，公務員，下級軍官，職業青年，市民，學生，還有曾經參加過護國之役的戰士，一共六千人集中在雲南大學的操場。臨時佈置的主席台上有地方政府的代表，有參議會的議長，有各界的領袖，有國民黨員，也有民主同盟的負責人，還有好幾位年高德劭的護國起義時的謀士勇將——這幾位真正的英雄在羣衆的崇敬中有無窮的感觸，他們每一個都憶念着當年的情景，老年人的興奮的心情中早被滲入了憂鬱。他們問道：

爲什麼要有護國起義呢？

爲什麼偏僻的一省的號召能得到全國的響應？

爲什麼以雲南貧弱之師就能夠推翻袁世凱呢？

老年人用一種幽默的口吻透露出他們的抗議：

現在是民國三十三年啊，怎麼好像又回到三十年前去了一樣呢？爲什麼有人要討厭護國紀念呢？袁世凱難道沒有死嗎？

羣衆回答，『是的，沒有死！』老先生笑了：『我們真是老糊塗了。』

在這廣大的羣衆面前，護國的老先生纔真正認識了自己的價值。

聞先生在青年人的歡呼中，在會昭掄先生，潘光旦先生，吳晗先生之後，也走上主席台了，激昂的精神，飄拂的美髯，炯炯的目光，給會場帶來了更嚴肅更沉重的空氣，他緩緩的但有力的開始說：

我們是應該慚愧的，應該對護國的先烈們慚愧，應該對在座的護國英雄們慚愧！

三十年了，居然國家還像三十年前一樣！

但是，護國起義給了我們最大的保證，諸位老先生的疑問，今天我們可以給它最肯定的回答：

因爲要民主就必須打倒專制獨裁！

因爲全國都要民主就可以得到全國的響應！

因爲有廣大的人民的支持就可以推翻袁世凱！

三十年後，我們所要的依然是民主，要打倒獨裁！

我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更強大了，我們要從昆明開始，繼承護國的精神，擴大民主運動。

台下是一片狂熱的應聲，『我們要繼承護國精神』！『我們要擴大民主運動』！

聲音從會場各個地位發出：「我們要遊行！」大中學生要遊行，職業青年要遊行，一向怕事沉默不說話的市民也喊着要遊行了。

聞先生怎麼辦理？他徵求主席團的意見，護國的元老興奮的點首，參議會的議長笑着，地方政府的代表不便表示意見，民主同盟的負責人是尊重羣衆的要求的。

青年們早已自動地排好了隊伍，他們要把會場的聲音傳到全昆明人民的心里。

這是倒孔（當時的財政部長）運動後的第一次遊行，也是昆明空前的遊行。雲南省的龍志舟主席沒有壓制這個發揚本省光榮的運動。也是護國元老的警備司令祿國藩光生調遣了軍警，防備那像雙十節會場中所會發生的阻擾。

聞先生夾在青年的中間，並沒有顧慮到自己幾年來被貧窮飢餓所浸蝕了的健康，一樣的呼喊，一樣的跳躍，有始有終的走完了遊行的路程，再站在羣衆的前面，說：

這是人民的力量。

這是人民的力量，所以他是偉大的，無可抗拒的。

這是時代的洪流，使反動者不寒而慄！

真的，民主是一種力量，民主可以使人新生，聞先生增加了更多的工作，却不感到疲倦。

學生一批一批的進出，詩人，作家，木刻家，戲劇工作者，民主同盟的同志，從清晨到深夜，川流不息地在走動。聞先生到那里，敬仰他的羣衆跟到那里。

又是一個證明，人民崇敬的，自然爲反人民集團所憎恨。有了解聘聞先生的消息，他和另幾位熱心民主的教授的大名成爲黑名單上的重要分子。因有各地的慰問聲援，聞先生仍得任職聯大，怕事的中學校長却放出許多無恥的謠言，帶着暗示的逼迫聞先生辭職，他辭了，一担米，一點錢的補助辭掉了，房子也辭掉了。但天無絕人之路，聯大遲遲建造的教職員宿舍落成了，聞先生抽到兩間房

子，便從西郊外遷進西倉坡翠湖的旁邊。

他簡直忙透了，（但他仍然要生活，常常一面談話，一面不得不動着他的鐵筆，加緊『手工業』的生產。）他要出席校內或校外的座談會，討論會，或講演會。祇要他講話，聽衆們是隨着他的笑而笑，隨着他的悲而悲，隨着他的怒吼而怒吼的。他真正成了魯迅所說的那種人：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說別人所不敢說的話！

各地的朋友，同志，崇拜者紛紛向他慰問和表示敬意，他會立刻收斂起獅子般奮勇迅猛的姿態謙虛地，回答他們：

『當你們革命的時候，我還在鑽牛角尖哩！』

可是好些個曾經是『革命健將』的先生們，在祖國和人民最需要他們的時  
候，到那里去了呀？

昆明的民主呼聲愈來愈響亮，大規模的時事晚會，演講會，以及美術展覽

會，新詩朗誦會，文藝座談會，營火會，舞踊，話劇，各文化部門全被動員了。刊物也如雨後春筍的出現，聞先生同每一個刊物都保持着密切的聯繫，他指導編輯寫作和好些不可避免的麻煩，他改正年青人的語言文字，年青人的見解也影響着他。

聞先生表現了他多方面的天才，發抒了他充沛的生命力，累積着他對於詩的語言的心得和與農民相處以及中學教書的經驗，他的講演總是生動緊湊而淺近樸實，激昂的情調，使每一個聽講的人，增加了信心，增加了勇氣。

一年之間，昆明青年得到了許多的經驗，也得到許多珍貴的鼓勵。在五四又快來的時候，他們綜合了一年中中的教育，準備七天的盛大紀念。

紀念會仍在雲南大學操場上舉行。正當開始的時候，天不作美，洒下了一陣毛雨，羣衆移動着，找蔭蔽的地方，會場有點亂了。聞先生講了個古老的故事，然後大聲說：「這是天洗兵！不怕懼的人上來，走近來，勇敢的人走攏來！」這樣，羣衆穩定了，一會兒，雨過天晴，太陽也出來了。

會後的遊行，有一萬多人參加，隊伍更強大了。

聞先生和青年們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他說：『青年太可愛了，太熱情了。』青年們也說：『聞先生太可愛了，太熱情了。』然而，他們並不是只有熱情的，在五卅紀念週的七天里，他們給整個大後方的民主運動，推進了一大步。

『我們今天第一要民主，第二要民主，第三還是要民主！非民主不能救中國，非民主不能救人民！』——這是聞先生的大聲疾呼，可是，他這時所呼喚的民主，是一種新的民主，已經超越了五卅當年所呼喚的那種民主的。

## 一四 爲和平而奮鬥

勝利了，勝利給人帶來了希望。

勝利了，許多人在重溫舊夢，他們要追尋昔日的舒適生活。

真的勝利了嗎？不錯，日本人投降了降，我們已被稱爲戰勝國的國民。

真的勝利了嗎？人民仍然受着水深火熱的痛苦，另一個外來侵略者，代替了

剛倒的日本強盜在我們的國土上驕橫。

這是檢來的勝利。

但中國畢竟是應該勝利的，千千萬萬人民的犧牲就是爲的勝利。只是人民所應享受的勝利的果實被當權的民族失敗主義者竊取了去！

這就是我們的勝利。

當勝利消息傳到昆明的時候，聞先生正在鄉間的研究所里工作，立鶴急忙把勝利的消息送給他。研究所的同人用一次狂飲表現了他們的極度的興奮，都醉了，都說：醉罷，讓八年的苦難盡於一醉。

聞先生就在鄉鎮的剃頭店里，毅然地把他飄拂了八年的美髯剃掉，履行了八年前的自誓：因抗戰失利而蓄下的鬍子，一定要到抗戰得到勝利纔把它剃掉。

鄉鎮上燃起了慶祝勝利的鞭炮，人民的愁苦的臉上浮出了笑。聞先生也一肚子高興，看看自己支持起來的研究所，看看在戰爭里成長起來的孩子，他想，國家應該走上民主建設的大道了。

趕回昆明，滿院的青年都向他伸出大姆指，喊：「頂好，頂好！」  
他摸摸光禿了的嘴脰，也不禁哈哈大笑。

勝利了，一個月過去，兩個月又過去了，政治上毫無好轉的徵象，而兩大政黨的大規模武裝衝突却隨着勝利而展開。已經用自己的鮮血爭取到解放的人民，

自不容許檢現成的當權者重新跑來騎在他們頭上。報紙天天放出惡毒的謠言和誣蔑，後方的人民由興奮而懷疑，終於希望粉碎了，夢想也幻滅了。

聞先生的憂鬱和憤怒更加深了——八年的抗戰，人民已經忍受了不能再忍受的剝削和壓迫，敵人投降了，還不給人民以安居樂業的機會，反而大打其內戰。

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已經有了政治鍛鍊的聞先生對於這個局面的造因瞭解得極清楚。他瞭解一切不幸都是源於『不民主』，在沒有民主的國家，獨裁者便可以爲所欲爲，不顧人民的死活去發動內戰，而要澈底全面的停止內戰，只有實行真正的民主。

昆明展開了反內戰的運動，這個運動是民主運動的發展形態，因爲在此時，人民用自己的力量來迫使內戰停止，就是爭取民主實現的第一步。民主堡壘（聯大）的戰士們自然首先承擔起這個任務。學生的壁報，以青年爲主幹的民主刊物，都呼籲全國人民一致起來要求政府實行和平、民主的政策。

聞先生和民主同盟的領導者，以及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發起了廣泛的簽名反

對內戰的舉動。同時，對於有助長內戰之嫌的美國，也發出了忠告，希望這一個曾經和中國人民並肩作戰的盟邦珍惜兩國的友情，尊重中國人民的意見。

那是勝利後的一個晚上，在聯大東食堂舉行『從勝利到和平』的晚會，聞先生最後講話，他手里拿着擴音器，發出使好戰分子顫慄的聲音：『誰不要人民，人民就不要誰！』

民主同盟的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開幕了，聞一多先生雖然沒有親自參加，由於他年來的熱心工作，對民主同盟和整個民主運動的貢獻，被選為民盟的中央執行委員，及民盟雲南支部的宣傳主委和民主週刊社的社長。

聞先生沒有虛榮心，更不是政治場合中的人物。委員長任，在民盟里是沒有報酬可拿的。民盟固然有貪慕榮利的壞蛋混進去，利用民盟為進身之階，而大多數民盟人士都是本其良知自動地為人民服務，像聞先生這樣的。他了解這些職務加給他，是團體對他工作的一種鼓勵，一種期待，他應當更好的担起自己的工

作責任。

他一家人的生活仍完全靠他的『手工業』來補貼。新的工作任務佔據了大部以至全部的時間，他絕不因爲自家的事情便耽誤大衆的事情。而經濟十分窘迫的時候，他便不顧疲乏不顧健康的拿他的鐵筆趕工。

朋友們體諒他，青年們更體諒他，大家要求他愛惜自己。他總是無言的領受了友情的溫暖，而仍然繼續做下去。

他的工作越受人民敬重，也就越受另一些『人』的嫉妬，謠言又傳開了，解聘，警告之外，還有毆打和謀殺。大家更爲他耽心，因爲無恥的『人』是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聞太太更陷於悲境，多病的身體實在再受不了驚嚇。每當聞先生去參加會議或到各處去演講，聞太太常常會因一種心悸而興起許多可怖的想像，可是聞先生每次總平安地回來了，他安慰被貧病咬噬着的妻子：『看，不是好好的回來了嗎？』聞太太憔悴的臉上露出了苦笑，『好，回來了。』躺在破絮堆上望着英勇的丈夫，雖然也瘦削了，却總是非常的興奮，『好好地休息一下罷，也

太累了。』

『不累，太叫人好笑了，居然特務頭子也說怕有人要打他哩！』

『還是小心些好，萬一出了事怎麼辦呢？』

『放心，不會的，你知道我有那麼多人民支持我，反動者怎麼敢動手呢？放心，不會的。』

可是，反人民集團是不需要人民的呀！

聞先生這樣忘記了自己的安全，實在由於他對莊嚴工作的責任心，和他良心的驅使。

他常說：『內戰繼續，人民塗炭，假如在這種時候我們還苟安地活着，不肯說話，良心何在啊！……』

不但自己不怕，還勸別人不要怕：『你一個人是害怕的，人多了你還怕什麼呢？』

參加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的人，果然越來越多了。然而，新中國的誕

生是太難了，人民還要受更多的痛苦呢！

舉世矚目的和談在重慶進行着，雖然有種種跡象證明和談的一方是完全沒有誠意的，人民還是盼望着和談的成功。這次和談的結果是雙十協定，然而就在這又是國慶日，又是和談協定成立日的前幾天，昆明政局在一夜之間整個地改變了。

十月二日的深夜，快近十月三日的清晨，昆明大西門內的聯大教職員住宅里，聞一多先生正在聚精會神的刻着『時代評論』的社章的時候，（那是他在二日晚上答應趕着刻的。）距離宿舍不遠的城邊突然響起了槍砲的聲音，密密的一直到天亮還不斷。

街上佈滿了中央軍，交通斷絕了，市民都陷於驚惶恐怖中。

唯一的『掃蕩報』出版了，大字標着雲南省政府改組，李宗黃代理主席，龍雲調長軍事參議院。多年來要拔掉的眼中釘，終於在周密的佈置下一下子拔掉

了。（其時滇軍一部分已被調到越南，一部分被調到東北，省會上空虛的。）從此，昆明的一切，開始和過去不同。對付民主人士的暴行公開合法化了。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運動正面的和好戰獨裁的反人民集團接觸了。

而人民是絕不會屈服的，年青的愛國學生，眼看着雙十協定以後漫天的烽火，遍地的血腥，他們團結在聞先生等的領導下，一定要挽救這悲慘的中國。爲了使得一般人都能對這擴大的內戰的原因和影響有正確的了解，幾個大學決定聯合舉辦一個時事講演會，敦請各方面的專家來詳細的分析其究竟，演講會定於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雲南大學禮堂舉行。這種性質的演講會，兩三年來，如上文所敘述的，在昆明的大學里是很平常而且時時舉行的，但在十月三日以後却被看成特殊的行動。就在二十五日的前十天，黨政軍聯席會議蔑視了人民言論集會的自由，竟公佈一個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並且威脅雲大的當局不准借用會場開會。

學生們忍耐着，臨時把會場移到聯大新校舍的草坪上，聽衆自各方擁來，將

近一萬人（還有許多因爲會場的轉移而未能參加），情緒都非常熱烈，也都非常沉着。

天黑黑的，四面靜靜的，汽燈光下，坐滿了學生，公務員，工人，軍人，和關心國事的人民。好幾位國際知名的學者分別從政治，經濟，國際關係各方面指出內戰的錯誤，指出內戰的瘋狂進行是違反人民意志，違反時代潮流，侵害人民生存權利的反動措施。

正在演講會進行時，圍牆外像十月三日清晨那樣，打響了機關槍和小鋼砲，流彈在羣衆的頭上飛過，草坪近處的房頂上落下了子彈，羣衆自不免有些驚慌，但演講會仍進行着，講演者的沉着鎮定了短促的混亂，大家都爬伏在地上聽講。槍砲聲越來越緊，費孝通先生的講辭說得好：『我們就是要向槍砲聲呼籲和平，正因爲槍砲聲在我們身旁，更證明了我們反對內戰的正確。』

最後，應該是聞一多先生講話，他爲了羣衆的安全，把這個演講會提早結束，祇簡短的提醒大家，注意今天這種暴行，并希望大家更積極地參加反內戰的工

作。在反內戰的歌聲中散會了，但聽衆走向歸途的時候，都被阻於城邊，原來是當局臨時宣佈了戒嚴！第二天，中央社又用『西郊匪警，半夜槍聲』的標題來掩飾昨夜的暴行，和汙蔑學生教授們。

時事演講會過後，決定了反內戰罷課的行動。這次罷課，一方面又是對於一連串的暴行和汙蔑的抗議。罷課學生向市民作公開的宣傳和個別訪問，傳播反對內戰，爭取民主的主張。他們到處受到『格殺打捕』的毆打和侮辱。十二月一日，大批穿着制服的暴徒竟打到各個學校里來了，聯大被殺死了四位英俊有爲的青年：這就是震動中外的「一二·一」。（關於「一二·一」運動詳情，請參閱『聯大八年』及『一二·一學生愛國運動』等文獻。）

一二·一是中華民國建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也就在這一天，死難四烈士的血給中華民族打開了一條生路。從這一天起，在整整一個月中，作爲四烈士靈堂的聯大圖書館，幾乎每天都擠滿了成千成萬，扶老攜幼的致敬的市民，有的甚至從近郊數十里外趕來朝拜烈士的遺骸。從這天起，全國各地，乃至海外，通過物質的或精神的種種不同的形式，不斷地寄來了人間最深厚的同情和最崇高的敬禮。

在這些日子里，昆明成了全國民主的心臟，從這里吸收着也輸送着憤怒的熱血的狂潮。從此全國反內戰爭民主的運動，更加熱烈的展開，終於在南北各地一連串的血案當中，促成了停止內戰，協商團結的新局面。

這是聞一多先生親撰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中的一段，在整個運動中他始終和青年人站在一條戰線上，不僅同情，而且實際上也分擔了工作，不斷地給運動以正確的指導。

當一二·一運動發生的時候，他同青年一同呼號，一同痛哭，一樣勇敢的和創子手們勢不兩立，當運動到了後期的時候，出賣青年的傅斯年的陰謀逐漸暴露出來，聞先生最先給偽善者以打擊，駁斥傅斯年的荒謬。在教授會上他始終為青年說話，對於那些別有用心份子固然深惡痛絕，對於那些麻木不仁自鳴清高的文人一樣感到痛心，他不能相信為什麼這些人在血的控訴面前還能無動於中。他對於這些人佔多數的教授會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勝利的道路自然是曲折的，不過有時也曲折得可笑。下面的寓言正代表着日前一部分人所走的道

路。

村子附近發現了虎，孩子們憑着一股銳氣，和虎搏鬥了一場，結果遭犧牲了，於是成人們之間便發生了這樣一串紛歧的議論：

——立即發動全村的人去打虎。

——在打虎的方法沒有佈置周密時，勸孩子們暫勿離村，以免受害。

——已經勸阻過了，他們不聽，死了活該。

——咱們自己趕緊別提打虎，免得鼓勵了孩子們去冒險。

——虎在深山中，你不惹牠，牠怎麼會惹你？

——是呀！虎本無罪，禍是喊打虎的人闖的。

——虎是越打越兇的，誰願意打誰打好了，反正我是不去的。

議論發展下去是沒完的，而且有的離奇到不可想像。當然，這里祇限於人——善良的人的議論。

至於那『爲虎作倀』的鬼的想法，就不必去揣測了。但願世上真沒有鬼，然而我真擔心，人既是這樣的善良，萬一有鬼，是多麼容易受愚弄啊！

——聞一多：『人、獸、鬼』，時代評論第六期

教授會既是這樣的情況，後來果然被『鬼』來愚弄，便和學生們對立，而用

着一切威脅要挾的方法迫使年青人妥協。

學生們爲了顧全學校和社會人士的善意，多少帶點妥協結束了罷課，却並沒有結束了反內戰運動。劊子手們對於同情這個運動的人士，特別是聞先生等，充滿了憎恨。在各處散佈着流言，要以巨金購買聞先生的生命；但這威脅並沒有阻止聞先生和青年接近，更沒有阻遏他爲人民服務的勇氣。

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了，他以極欣悅的心情迎接它。每天，興奮地讀着政協的消息，希望鼓舞着他，他祈求的目的應該是實現的時候了。他向朋友好像帶着告別的口吻說：『聯合政府出現，我又可以做原來的一套了。』他想，他自己的長處還是在學術的研究。

政協會議期內，重慶有滄白堂事件，在較場口舉行的慶祝會也被暴徒搗亂，這些都引起了聞先生的極度憤慨。政協決議的成立，多半由於民主黨派的讓步，但如果能真正實行，中國也就得救了，所以在政協閉幕後，聞先生和他的同志們，奔走召開一個各界的慶祝大會，同時抗議較場口的血案，和要求嚴懲一二。

一的凶手。

大會仍在聯大的草坪上舉行，聞先生對到會的羣衆說，站在一二·一烈士靈前來舉行這個大會，是可以告慰於烈士們的。他多少帶着樂觀的情緒估價了政協的成功。

那是一九四六年二月十七日下午四時，到會的三千多人，抬着『昆明各界慶祝政協成功，聲援較場口慘案，抗議政府任用李宗黃大遊行』的大布標，走到街上，經過的地方有大批的青年和市民參加這遊行行列。太陽落山，天上閃着星星，大隊纔回到雲大操場，一個大家最熟悉的聲音在喊：

『大家知道今天的遊行最後有多少人嗎？』

『不知道，』大家回答。

『我數過行列，有一萬多人。』

狂呼、鼓掌打斷了他的話。

『重慶的人在較場口開會，特務搗亂，我們遊行，他們不敢來了，他們那里

去了？」

「他們跑了，怕了，不敢動了。」

「爲什麼他們不敢動？因爲我們有團結，有組織。」

「對，對，對。」大家的聲音。

## 一五 殉道的決心

政協決議不久就被好戰份子撕得粉碎，聞先生澈底地覺悟到對於建立在「格殺打捕」暴力之上的獨裁權力不能再存絲毫的幻想，他也看穿了偽善的美國調人的鬼計。

聞先生更被「格殺打捕」注目了，「格殺打捕」不但給他戴上紅帽子，還替他起了個「聞一多夫」的名字。

昆明市上好幾個領津貼的小刊物，經常對聞先生實行人身攻擊。

有一篇文章勸聞先生學屈原，跳昆明湖，少聽牢騷。

有一篇文章挖苦他以博得聽衆的掌聲爲滿足。

還有，說他吃盧布。甚至下流到說他之所以憤慨是由於家庭生活的不滿。

一二·一運動後，昆明市中心的近日樓邊，有昆明學聯主辦的壁報，一出版

立刻得到廣大市民的愛護，天黑了，還有人借着手電筒的燈光在看，因為壁報上所寫的都是人民自己的疾苦，人民感覺親切，相信這種壁報是屬於他們自己的。反人民集團發急了，撕毀，塗抹，禁止張貼，極盡其破壞的能事，但學聯不屈不撓的繼續出版，反人民集團不勝撕，禁止也無效，便派『格殺打捕』站崗威嚇擁擠在壁報下的讀者，但讀者們不怕威嚇。『學生敢貼，我們連看都不敢看嗎？』反人民集團於是進一步別出心裁，照樣來一套，同樣名稱，同樣形式，內容可是恰好相反的，主要的目的則在攻擊民主的領袖們，一多先生尤其是主要的對象。

他自己也常常看到那些漫罵，青年朋友們都為他不平，他却安慰他們說：

『沒有愛，也就不會有恨。被人民所愛的必然會被反人民的人所恨；反過來也是一樣。只有能恨的才能愛，沒有恨沒有愛的人只能叫行尸走肉，不配叫做『人』！』

他明白，正因為被廣大的人民所愛，所以被少數人們所恨。

而且，他對於近日樓邊罵他的壁報還有一種看法，他說：『這就是民主的勝

利，民主的鬥爭是用嘴同筆的，他們能夠不用暴力而用文字，這就表示了昆明民主運動的成功，讓魔鬼也懂得要用民主的方式。」然而聞先生忘記了魔鬼們是永遠也變不好的。

他和青年在一起時，教育青年，指導青年，他自己也相信青年教育了他。

「怎樣和人民在一起呢？」一個中學生問他。

「和人民在一起——他回答——就是說自己本身做人民的一份子，在他們之內而不是在他們之上，要愛人民。」

「怎樣愛呢？」

「從心里就愛起，和受苦難的人在一起，他身上的虱子爬到你身上來，都不覺得他髒。」

「這不是很痛苦嗎？」

「是的，這是很痛苦的事情，這是因為我們大家的出身大都是剝削別人的，但一定要改造自己的思想。」

「祇有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才能和人民團結起來，發揮最大的力量去創造新生的中國。」

這就是中國青年的道路，聞一多先生正在做着開路者。

他自然不能忘懷在開闢這道路的時候，已經付了很大的代價了，四烈士的殉難一直在他心中留存着深刻的印象，他親眼看到這些純潔熱情的青年爲爭取民主和平而犧牲了，這種死是有價值的，但他的心是沉痛的。他感覺到後死的慚愧，四烈士的希望在他死後仍然不會實現——這是他的歉疚，他把這當成他的債務。

出殯的那天，四五萬人的行列肅穆的衛護着四烈士的棺木遺容在昆明街上靜靜地走着。一種沉默的抗議，激動了昆明市一二十萬的市民，商人歇業，公務員離開公事房，工人也從四郊的工廠跑進城來，男女老幼都在道旁向烈士們表示敬意。

暮色蒼茫中，四烈士永遠安眠在民主堡壘裏了。聞先生在墓地上悲痛地向圍

繞着的青年朋友宣誓：

『我們一定要爲死者復仇，要追捕兇手，追到天涯海角，今生追不到，下一代追！』

環顧四周，除了幾個同輩的朋友，盡是青年，他在悲痛之外，還有憤怒：『好冷心的人啊，那些反對罷課的先生們那里去了。怕事的胆小的知識份子！』

聯大快要復員，昆明的民主陣營將少去這樣有力的一支隊伍。但聞先生相信走了聯大，還有雲大，還有中學和廣大的職業青年做民主的戰士，一定仍會做得很好的。

擴大的雲大校慶紀念，給昆明人士一個信念，真的走了聯大，還有雲大。

這個校慶的紀念更引起本地人士的親切之感，這是雲南自己的最高學府，他們要愛護他。

在校慶紀念中，介紹了真正民間的歌舞，提倡真正是屬於人民的娛樂，使年

青人中萎靡不振的份子從人民的娛樂中了解了現在，並且接受了真理的啓示。

求真理求進步的青年是新中國的生命，聞先生對於他們沒有分一點界限。他用着愛護聯大同學的心情去愛護雲大的青年，但在反人民集團看來，聞先生對青年的愛護竟是一種犯罪的行爲。

不要人民的人是無法和民主人士競爭的，當壁報和刊物都失敗的時候，便採用了最卑劣的手段，好像一定要『我不好，也不准你好』似的，他們威脅昆明的印刷商人不准承印民主刊物，他們根據『法令』，說壁報有礙觀瞻，一律取締，而他們自己則仍然可以出版造謠的刊物，仍然別處張貼漫罵的壁報，這真是『不屬於我的，一律不准存在。』

四月底，一個晴朗的下午，昆明大東門外一個花園裏，聯大校友會招待師長，表示惜別。到有六十多位師長，三百多位校友。聞先生也講了話。他檢討了聯大八年來的學習，也說到了復員以後三校將分開，心中有無限的感慨：

我是不滿意過去三個學校的作風的，我認爲三校今後應該繼承和發揮這幾年來聯大的精神：愛

民主，爲人民。

我們過去受的美國教育實在太壞了，教我們和人民脫離，幾乎害了我一輩子。做了教授，做了校長，有了地位，就顯得不問，但是這些有什麼了不起？

別人又以爲我在罵人了，可是不對的，爲什麼不該罵？

前兩天一個刊物罵了×××，於是他的黨徒就吵起來，說侮辱了什麼，爲什麼他就不能罵，他這些年造多少孽，害了多少人民？我有名有姓，我叫聞一多，我就要罵。

五四又到了，雲大主持了這次紀念，反動派永遠用他們自己的污濁眼光衡量學生運動，以爲祇要聯大一走，學運自然瓦解。他們想不到他們所憎惡的民主堡壘，竟由聯大移到了雲大，等到他們看出這個事實時，便把聞先生恨透了，認爲這完全是聞先生的罪過。

五四紀念的一週間，雲大圍牆貼滿了『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的壁報。有兩條用紅墨水大字寫着，一條說民主同盟雲南支部組織了暗殺公司，董事長聞一多

夫。緊接着的一條是王慧生不怕暗殺。這王慧生是『中國民主自由大同盟』的主席。

來了慣用的手法，我要做什麼，先宣傳說你要做什麼。

說開一多組織暗殺公司的壁報，更滿街的貼開去。

這自然是個警號。跟着，雲貴監察使署，省立昆華圖書館，進修出版社都被搜查，中蘇文化協會也被查封，許多私人住宅也被無理檢查。

聯大開始復員了，教師學生已經分批離昆了，三年來和聞先生共愛患的吳晗先生因事早走，聞先生也準備早點回到久別的北平，但是錢和交通工具却阻滯着他，復員費是有限的，而他的家庭人口特別多，飛機的座位又特別擠，他想走，又不能走，而實在早到北平又怎麼辦呢？一家人的衣被都成了問題——北平不像昆明那樣的溫暖，怎樣應付去到北平後的嚴冬呢？聞先生遲疑了。走，總得走的，遲幾天走，在昆明還有圖章的補貼。

學校替他排好了機位，他讓第二第三兩個孩子先隨着他的弟弟家駒先生在六

月二十日去重慶，自己則決定在七月十日以前帶餘下的家人候班機起飛，依學校的規定經重慶回北平。

一班一班的飛機都把他一家擠下。

七月十一日早上，西南聯大最後一批學生搭車離開昆明。

昆明的市民都在惋惜聯大的離去，他們都好像有預感一樣，聯大走了，昆明的『格殺打捕』更無所顧忌了。

果然，聯大學生上午走完，李公樸先生當天晚上被暗殺。反人民份子滿街貼着標語，說是共產黨殺的，更無恥的說是桃色情殺。

李先生從重慶來，收拾他在昆明的家務和整理他所經營的北門書屋，並希望盡復員歸去之前，為昆明的自學青年建立一所社會大學的分校，給熱心向學而失學的青年也有一個進修的機會。他看到昆明反人民份子的囂張，對民主同盟的任意誣蔑，便建議民盟的雲南支部，仿照重慶的辦法經常與各界正式接觸，舉行交換意見的集會。民盟支部接受了這個建議，決定在六月廿七至廿九日分別於商務

酒店招待各界，包括地方首長，士紳，工商界和新聞記者。招待會由潘光旦聞一多、李公樸、費孝通、楚圖南、馮素陶、潘大逵等七位先生主持，第一天就有人偷竊招待會的簽名簿，聞先生跟着追出去，偷竊者跑到河邊被行人捉住，送交憲警，便沒有了下文。這一天招待的是地方軍政負責人和國民黨的省委，招待會的記錄與出席人名都已與各報洽妥準備發表的，而仍然有這種事情發生。第三天，商務酒店的經理受到警告，招待會只得臨時改到冠生園。

招待會的目的在向各界人士說明民主同盟對國事的態度，組織成立的經過，以及內部的情形。當七位斯文的書生站立在社會人士之前，已經早就消滅了社會的疑團，而對那許多謠言厭惡了，許多公正的人士都表示其衷心的敬意，祝賀民盟的成功。

在潘李楚三位先生致辭之後，聞先生用他的學者風度開始他的報告。首先講到民盟的地位，他告訴賓客：

易經上說，一生二，二生三，這就產生了國民黨，還有共產黨，而三就是民主同盟。但三不

是生四，而是三生萬物，這正說明了民主同盟的性質。他在今天的中國是包括國共以外的各部門各階層的人物的。因爲三生萬物，他是和一切希望進步，愛好和平，祈求民主的人在一起的。（賓客們都高興地笑了）

怎樣去聯絡這些人呢？又用什麼方法完成這些任務呢？

他鄭重地提出了答案：

民主同盟的份子大部分是知識份子，是文弱的書生，我們所有的祇是一雙手，一張嘴和一顆誠懇的心，我們所能做的祇是用我們的手寫出我們良心里所要寫的，用我們的嘴說出我們良心里所要說的。今天，我們認爲民主和平是中國唯一的出路，我們的工作便是要求和平，實現民主，我們單獨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們要向各界人士呼籲共同支持這個要求。民主運動是屬於大家的，不是僅僅屬於民主同盟的，一定要把全國愛和平民主的力量團結起來，中國才有進步的希望。

我們的手是乾淨的，沒有血跡的，也永遠不會有血跡的。我們就是要用這雙乾淨的手拭去這地的血跡，我們民主同盟的人是竭誠反對用和平以外的方式去解決國事的，所以我們反對內戰，反對暴力，因爲這些方式都是要把雙手塗滿了血跡的。

和平的方式就是大家有意見有話用嘴講用筆寫，辯論，講理，而且尊重別人，不隨便污辱別人

或詆毀別人。

我們有的是濯雙清白乾淨的手，現在我們是用着最誠懇的心，向大家伸出這雙清白乾淨的手，希望大家能幫助民主同盟，參加民主同盟，並且給我們指教！

賓客們用熱烈的鼓掌表示了衷心的贊同，一位商界的領袖回答得最有意思，他說：「每天當我從近日樓各處經過的時候，我看見那些對於民主同盟攻擊的壁報，我總以為民主同盟的人都是三頭六臂的恐怖人物，今天我參加這個招待會，親眼看見民主同盟的領導先生都是國內外知名的學者教授，我才恍然大悟。……做生意的人是一定要有民主有和平之後，生意才能「安居樂業」，所以我願意冒昧地請求諸位先生，假如不嫌棄一個商人銅臭氣的手的話，我是願意伸出來和諸位先生緊緊的握手的。」

三天的招待會上許多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意見，大家都對民盟有了真確的認識，果然有許多人民盟伸出了同情的的手。

但是，反人民集團是除外的，他們只迷信暴力，只懂得「不屬於我的，一律

不准存在。』招待會剛剛過去，不過十天光景，他們就暗殺了李公樸先生。

李先生一死，聞先生不能走了，要辦完李先生的喪事才能走。

他憤怒，他悲痛，他依然在奔走。

市面上的風聲鶴唳，說黑單上第二號是聞一多。

在痛哭李先生的時候，好心的朋友都勸他避開，犯不着讓敵人快意。但詩人的熱情，使他拒絕了家屬和友好的勸告，他早已明白，民主運動既是和反人民集團勢不兩立的，參加民主運動的人就得有殉道的決心。他爲了戰友的慘死，爲了民主的前途，毅然決然，挺身而出，繼續主持工作，並爲李案而控訴。

聞太太的心臟病因驚嚇而復發，懇求聞先生不要外出，要顧全一家人的將來。聞先生面對着病妻愛子，手裏拿着匿名的恐嚇信。他明知事情已到了危險的時候，但在個人的安全之外，他還需要應付當前的事變，他說：

『事已至此，我出不去，什麼事都不能進行。怎樣對得起死者？假如因爲反動派的一槍就都畏縮不前的放棄民主運動的工作，以後叫誰還願意參加民主運

動，叫誰還信賴爲民主工作的人？

『萬一怎樣，後事我也顧不了。……』

他輕蔑地撕毀了那匿名的恐嚇信，堅決地走出去。

他站在民主聖地上，面對着四烈士的英靈和李公樸先生的遺體，他明白這是一個殘酷的國度，這是一個苦難的時代；他明白在新中國的誕生之前，還有一段漫長的黑夜，人民的解放還要經過艱苦的奮鬥，必需有人來克服這種艱苦，必需有人來突破這種黑暗。他摒去了人間一切的顧慮，要使得生命更有價值，生活更有意義。

用一個人的犧牲，來維護民主的莊嚴；用一個人的犧牲，來報告新中國的希望；用一個人的犧牲，爲知識份子創造永恆的模範，爲猶豫動搖胆怯的文人開創一條正確的道路。——這樣的犧牲，誰說不值得的？

## 一六 永遠活在人民心裏

七月十五日，李公樸先生治喪委員會應青年學生的要求，在雲南大學的禮堂請李夫人報告李先生殉難的經過，聞先生親臨主持。

李夫人過度的悲痛，報告時泣不成聲，兩三千聽衆大都潸然淚下。然而也有些歪戴帽、戴黑眼鏡的特殊份子，在會場中抽烟說笑，甚至還無理取鬧！

就在這聖潔與醜惡強烈對照之下，聞先生實在抑不住心頭的悲憤了。李夫人的報告斷斷續續地說不下去，她被攙扶着離開了講台。聞先生開始用他的大嗓子，沉痛地講話。

這幾天，大家曉得，在昆明發生了歷史上最卑劣最無恥的事情！李先生究竟犯了什麼罪？要遭這樣的毒手？他只不過用筆，用嘴，寫出了說出了千萬人民心中壓着的話。大家有筆有嘴，有理由講啊，（聞先生聲音激動了）爲什麼要打，要殺，而且偷偷摸摸的殺！（鼓掌）

今天，這里有沒有特務？你站出來，你出來講，為什麼要殺死李先生？（厲聲。聽眾熱烈鼓掌）

暗殺了人，還要誣蔑人，說什麼「桃色案件」，說什麼共產黨殺共產黨，無恥啊，無恥啊！（熱烈鼓掌）

這是XX黨的無恥，是李先生的光榮！李先生曾在昆明長時間領導民主運動，現在又回到昆明貢獻出他的生命，這是李先生的光榮，也是昆明人民的光榮！（鼓掌）

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爲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現在李先生爲了爭取民主和平，又遭到反動派的暗殺，這是昆明無限的光榮！（熱烈鼓掌）

反動派暗殺李公樸先生的消息傳出後，大家都悲痛痛恨。那些無恥的東西，不知道他們怎樣個想法，他們的心是怎樣長的？（捶擊桌子）其實也很簡單，（低沉漸高）他們這樣瘋狂害怕，正是他們自己在慌啊！在恐怖啊！

特務們，你們想想，你們還有幾天？

真理是一定勝利的！（鼓掌）反動派的無恥，就是李先生的光榮；反動派的末日，就是我們的光明。（熱烈的鼓掌）

現在，有人要打內戰，以爲可以利用美蔣的矛盾，但是美蔣不一定打呀！現在四外長會議，已

經閉閉塞了。美蘇之間不是沒有矛盾，但是可以彼此妥協，事情是曲折的，不是直線的，我們的新聞被封鎖着，不能知道英美的開明輿論怎樣抬頭，不過根據事實的反映，我們可以看出。

第一，現在司徒雷登出任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國人民的朋友，也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雖然是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還長。從前，在北平的時候，大家常常見面，他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我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什麼天大的好辦法，而是說，由此可以證明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才有這改變。（筆者按：司徒先生讀此，能不慚愧？）

其次，反動派幹得太不像樣了，丟盡了國家的臉，弄得四外長會議上不要中國做二十一國和平會議的召集人，這說明人民的忍耐有限度，國際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

李先生賠上了一條性命，我們一定要換來一個代價，「一二·一」四烈士倒下了，年青的戰士們的血，換來了政治協商會議的開會，李先生倒下了，也要換來一個政協會議的召開。（熱烈的鼓掌）我們有這個信心，也一定要有這樣的信心！（鼓掌）

一二·一運動是昆明的光榮。是雲南人民的光榮，雲南光榮的歷史，遠的像護國紀念，近的像一二·一運動，這些都是屬於雲南人民的，我們一定要發揚！（聽眾表示接受）

反動派挑撥離間，卑鄙無恥，他以爲聯大走了，學生放暑假了，我們便沒有人了嗎？特務們，你們看，今天到會的兩三千青年又握起手來了，我們昆明青年，絕不讓你們這樣橫蠻下去！

反動派，你看見一個個倒下去，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爬起的！

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鼓掌）

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也是全中國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爭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價的，我們每個人都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回來！

（長時間熱烈的鼓掌）

會散了，李太太悲泣的聲音，還在聽衆的耳鼓里。『正義是殺不完的，因為真理永遠存在！……爭取民主和平是要付代價的，每個人都要像李先生一樣的，跨出了門，就不準備再跨回來。』聞先生這一段話，特別深入特別清楚地刻在聽衆心底。

聞先生被青年們擁圍着離開會場，回到家里，向那正在焦念的妻子安慰：

『我回來了，沒事罷，別怕！』

對於這位二十七年的伴侶給他的關切，爲他的安全擔憂，他不能被感動。他多日來的辛苦，也感到有些疲乏，可是他不能停留，也不能休息，投身到民主

運動的人，既決心爲人民的解放去奮鬥，是不能爲個人的安全而拋開運動的。他在家耽擱半小時後，又匆忙趕到鄰近的民主周刊社去，主持記者的招待會。會上，他講了反人民集團破壞政協決議，發動內戰的經過。其實，會場里的記者羣中，就有幾個特殊份子，在內，聞先生一貫的坦白無私，毫不介意。他末了回憶起一件往事，感慨的說：『我們對於國民黨決不是毫無原則的反對的，當孫中山先生在世時，我們都是對國民黨抱着極大的希望，希望一直延長到抗戰發生之後。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就是我學習試畫的。……』他還提到他的參加民主運動完全是醜惡現實的推動，祇要政治民主了，和平實現了，他仍然要回到學術工作上，回到研究室里去的。

招待會五時結束，五時四十分，聞先生離開他辛苦地支持的民主周刊社，由長子立鶴伴隨，回返聯大教職員宿舍，在宿舍的門口，遭遇到早已埋伏的『格殺打捕』們的包圍襲擊。打他的槍，是新型手槍和衝鋒槍。這位一代學人，勇毅的民主戰士便這樣被殺害了！身旁的聞立鶴君爲了救護他的父親，也身受重傷。

暴徒在屠殺完畢後，就在西倉坡口乘上吉普車沿着錢局街向翠湖從容逸去。殘酷，恐怖；籠罩着昆明。

噩耗傳到全國全世界，有正義感有良心的無不震怒。斥責反人民集團和聲援民主戰士的文書，紛至沓來。

七月十五日，是反人民集團正式宣布自己不容許民主主義和自由主義存在的日子，正式宣布自己和人民，和平決裂的日子。這個日子是中國人民永不忘記的。

到現在，關先生被殺害已將近一年，但反人民集團只毀滅了他的肉體，而他的精神，他犧牲生命所欲達到的目標，他給我們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帶領着走的道路，是誰也毀滅不了的！他做的、說的、寫的一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里！除非反人民集團能夠毀滅中國人民，否則你想毀滅得了關先生的這一切！

聞先生在他的『一二·一運動始末記』的結尾，有這樣的一段話：

顧四烈士的血是給新中國歷史寫下了最新的一頁，顧它已經給民主的中國奠定了永久的基石！

如果願望不能立即實現的話，那麼，就讓未死的戰士們踏着四烈士的血跡，再繼續前進，并且不惜匯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個糊塗的人都清醒起來，每一個怯懦的人都勇敢起來，每一個疲乏的人都振作起來，而每一個反動者戰慄的倒下去！

四烈士的血不會是白流的。

是的，民主戰士的血不會白流的。請看今天的中國，已有一萬萬以上的人民爭取到了解放，成千成萬的知識分子和勞動人民攜手並進，這就是他們用鮮血換來的。無數知名的和不知名的民主戰士的血，將匯成最大的奔流，沖刷掉賣國獨裁、好戰的反人民集團，沖刷掉我們民族中的一切渣滓！

轉眼之間，將屆一多先生殉難週年，一年中國事每况愈下，與一多先生生前所祈望的新中國日益遙遠。

這些文字，實在不足以表現一個崇高聖潔的靈魂，除了表示一個青年對於一多先生的紀念和敬意之外，但願能把這種紀念和敬意展延到每一個有正義感的人的心里，展延到民族永恆的紀念里。倘能因此而引致一種普遍的興趣，把所有為和平為民主犧牲的先烈義士們的生平，都表彰於世，既可使死者得到一點慰藉，更可使無數的生者得到鼓勵和範式，那是尤為作者所企求的。

這本小書，非常空泛，對於一多先生的生平沒有顯示出萬一。僅有的材料是個人耳聞目及和自姻親關係中所得來。許多地方是根據聞立鵠先生所寫『我的爸爸聞一多』一文，及『人民英烈』一書中一多先生生前友好的懷念記述，文中不便一一註明，謹在文末敬致謝忱！

吳晗先生對作者的鼓勵、指正，賜序，費孝通先生對作者的幫助，更應鄭重表示虔誠之感謝！

喇	5	9	12字後	那	那
	5	23	4	百	白
	6	19	10	全	金
	6	20	14	報	招
	7	9	20	子弟	弟子
	7	24	13	補	續
	7	25	16	教	最
	14	15	14	三	二
	15	4	3	理	里
	15	12	24	合	金
	15	24	20	度嘉	慶喜
	15	25	7	師	述師
	18	1	21	舍	舍
	18	9	10	鑄	鑄
	18	11	9	鑄	鑄
	19	26	18	莖	葛
	20	11	1	復	後
	21	7	4	遂	道
	25	13	8	迎	迦
	26	5	6	法	德
	26	23	16	晴	迦
	26	26	11	之	會
	26	26	15	截	事
	27	24	14	君	史
喇	30	5	6字後	寶	寶
	31	6	14	緣因	因緣
	31	15	8	包	色
	32	9	8	售	舍
折	32	13	10	僧	
喇	32	13	11字後		為
	33	9	1	厚	原
	33	26	5	法	德
	36	16	17	抑	拆
	40	11	28	禁	焚
	11	15	4	近	迎
	41	21	17	法	德
	42	17	6	進	進
	43	2	16	重	進
	43	8	字		加

喇	55	44	字		
	60	20	16		
	62	6	13		
	63	24	16		
	67	5	(藏文應加)		
	67	22	19		
	68	2	13	露	流
喇	68	3	12字後		
折	68	11	1	等	
喇	68	11	6字後		等
	72	3	20	吞	吉
	72	4	11	傳	傳
	72	24	5	差	善
	73	12	17	因	固
	73	12	19	漢	汗
	74	13	4	掩	掩
	74	13	7	近	迎
	75	5	8	問	向

附錄續藏史鑑年表 正誤表

西藏年代	正	誤
843	朗德光護生	
1280	達磨波羅嗣王位	
1419	大慈法王建色拉寺	
1488	班禪一世逝	
1507	慶喜勝解脫生	
1542	二世達賴逝	
1580	應俺答王請入蒙古	
1582	固始汗生	
1637	固始汗佔青海(以下因字均應改為固字)	

(字下有線者則是已更正之字)

附錄本書參考西藏典籍目錄

正誤表

6行	12字	菩(誤)	著(正)
20行	16字	教(誤)	願(正)



一生的幸福前途  
 性教育新論  
 初訪美國  
 科學與日常生活  
 婚姻·子女·繼承  
 科學家奮鬥史話  
 達爾文自傳  
 我在六十歲以前

醫學博士布式克

雅谷生合著

信籍選集

英·海登教授著

Grove Wilson 著

費孝通著

陳原著

沙千里著

曹寶麟著

蘇橋著

馬絛倫著

六·五〇元  
 五·五〇元  
 六·〇〇元  
 五·〇〇元  
 五·〇〇元  
 六·〇〇元  
 三·五〇元  
 四·八〇元

生活叢書

• 版權所有 •

著者 史靖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上海重慶南路六號  
生活書店  
重慶·香港·星加坡

特約經售處 聯營書店  
漢口·重慶·成都

基本定價 國幣六元二角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第一版 • S112211-2000

504005

浮生

10.10.20